

論說

論學生公憤事

中國之新民

本報論說定例皆論通義不論一專件之問題此篇應登國聞短評中今載於此者因全報印刷已成而茲事所關中國前途甚大亟宜布告海內質曲直於國民不能俟諸半月以後故將已付印之新民說抽出實諸次號先登本篇此事件於本號國聞短評中餘錄中皆有所詳叙但今夕最近之奇案尤動公憤故再補論之 七月

初二日漏三下 著者識

凡文明國之所以立莫急於養人才今日我政府官吏之言維新者亦曰莫急於養人才然養人才之手段有三種一曰以養人之法養之者二曰以養牛馬之法養之者三曰以養雞豚之法養之者何謂養牛馬之法養之以備驅策鞭笞者是也何謂養雞豚之法養之以備烹烹鬻割者是也吾昔以爲政府官吏不過以牛馬之養養人才也吾今乃知其直以雞豚之養養人才也嗟乎痛哉前此之既烹既割者不忍言矣而今乃

又磨刀霍霍而來。雖曰吾國多才。抑何以堪。此。

七月初二日

即西歷八月五日

日本警察署忽有將吳君敬恒孫君揆均遞解回籍之事。留學生

方奔走相急難。而警吏已護送西發。吳孫二君以何罪蒙此奇冤。莫能知也。而其獲罪

之起因。可以推揣知之。罪何在。曰在請公使送學生肄業。

參閱餘錄門

官立學校既必須公

使保送。然則學生非求公使。將更何求。求送學而有罪。則留學。其先有罪矣。而吳孫二

君又非自求也。乃代他學生而求之。代求送學而有罪。則凡關涉於學事者。其皆有罪

矣。蔡氏之職。公使也。其自認爲國民之代表。爲朝廷之代表。姑勿問。即以朝廷論。去年

秋冬間。不嘗屢下明詔。令公使保護照料學生乎。然則送學之事。豈其待學生自求之。

豈其待他人代學生求之。待其自求。待其代求。則公使已不知其罪矣。不自知其罪。則

反以罪無罪之人。亦何怪焉。

吳君者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之教師也。廣東大學堂之顧問也。

舉人字

孫君者南菁

書院之學長也。

舉人內閣中書字叔方

乃不願作師而願作弟子。其爲非尋常人可想矣。吾國有

此等人才。是吾國前途一線光明也。其之代學生以哀請於公使也。爲學生非自爲也。

又爲現在學生將來學生之全體大局而非徒爲此區區九人也。此九人者不見送其事抑末矣。而後此源源而來之學生不知幾何。其必欲入官立學校者不知幾何。則其待送於公使者亦自不知幾何。而公使於學生既已視如仇讐。前此之留難者既屢見不一見。然則此後公使與私費生之交涉如何。實以此九人者爲最後之問題。有此哀請而得不得。尙未可知。無此哀請則私費生入學之途真永絕也。兩君之斷斷於此問題。夫豈得已也。

警察署之命退兩君也。其名曰妨害治安。夫中國人在中國主權地而要求所應得之權利。其與日本之治安有何與也。夫使兩君之要求而出於強硬手段。則其於治安也猶有辭。顧兩君之與公使交涉。不過一度。其問答語一字一句。皆詳見於留學生會館布告文。參閱錄門聲聲公使聲聲學生。從容委曲之口吻。吞聲忍氣之情狀。讀者猶將哀噴之。而不謂似此已逢大清國欽差大臣之怒。呵責不已。而至於斥逐。斥逐不已。而至於逮捕。逮捕不已。而至於遞解也。

留學生既不得請於公使。於是抗電以伸訴於北京政府。亦要求權利之次第。當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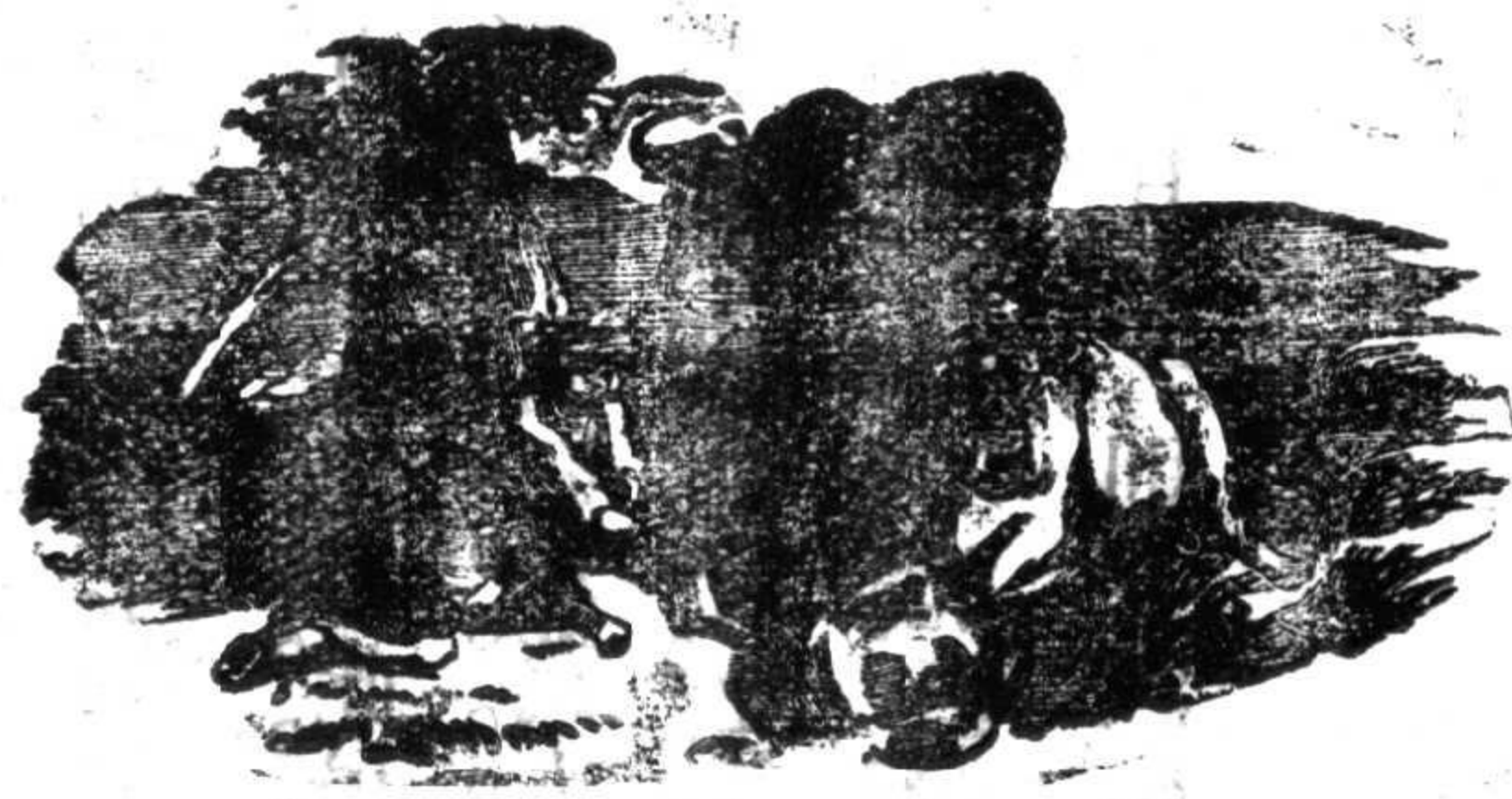
也。而公使則已先自飛電徧告要津曰。留學生造反。夫留學生皆在日本也。吾不知所謂反者。反日本乎。反中國乎。噫。噫。我知之矣。其意曰。若輩何人。乃敢訐公使。反之云者。反公使云耳。以數百人決議所同認之罪惡。而有訐之者。則可以任意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此真文明國民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而吳孫兩君之罪案。於是焉定矣。

案既下。留學生動色相奔走。或以質問於公使。公使則曰。吾亦不認吳孫之有罪。此日本政府之意。吾不知之。嘻。是何言歟。公使者有保護本國人之責任者也。公使而不知之也。則宜提出以詰問於日本政府。公使而認爲無罪也。則宜抗爭於日本政府。以營救之。日本既許外國人有內地雜居之權。既居其地。即有居民應享之權利。夫安得以無罪之人。而妄逮捕。妄驅逐也。公使而知之也。認其有罪也。猶可言也。不知之而不詰問。認其無罪而不營救。然則我國民每歲以十數萬之膏血。豢一木偶之公使。何爲也。嘻。欲轆轤之。則轆轤耳。欲菹醢之。則菹醢耳。而彼胡爲者。

吾不怪夫日本人受公使之愚。何以如是其易。吾惟怪夫公使所憑藉之力。何以能使日本人受愚。如是其易。吾尤怪乎我國民。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公使。吾又怪乎公

使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日本人公使對於日本人褻代表一國之資格國民對於公使褻自主一國之資格公使斗筭吾不屑責之顧安得不爲我國民警告也

我國民以此爲區區僅小之問題乎內爭之事而託調停於外人既辱國矣內爭不能克而假外人之權力以干預之辱益甚矣乃至內並不爭而防其萌蘖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鋤之其辱更何如矣辱猶可也而生此國爲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棄權利之心則一啓口一舉手一投足而無不爲罪而四萬萬人豈有復見天日之望耶本國政府已矣而復有他國政府爲之後援吾民之在內地者他國未能直接以奴隸之則借本國政府爲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接奴隸之則借他國爲傀儡焉於彼乎於此乎無所往而不奴隸苟不甘是者則五洲雖大竟無所容痛乎



附記一則 初三日下午記

吳君之被逮也。以爲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起國民權利思想。乃於初三日午前六點鐘。警吏拘引出竟時。自沈於河。以救獲甦。吳君非厭世主義。欲一以謝責也。亦非有所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爲奴隸者之模範而已。嗚呼。留學生其念之。嗚呼。國民其念之。吳君被救後。友人檢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題「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唏噓悲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吳敬恒絕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於大日本國者。奉勸大日本念唇齒之義。留學一事。不可阻礙。如欲興我國家。尤以顧全私費學生之便利爲最要。若專取現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國皇上方蒙難。官場之腐敗。爲

二十四史所少見。若大日本國官人久與相處。與之俱化。則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風彌矣。大日本良風一墮。將胥黃種人盡奴於白種人。豈不可哀矣哉。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連引之孫君等。宜可復其自由歸國之權。

光緒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學說

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

(續第九號)

中國之新民

第五章之續

然則重商主義於生計界之進步。大有裨補。固歷歷不可掩矣。而後世攻之者。視同蠅蝸。此其論與攻擊專制政體者無異也。夫專制政體。在今日文明之國。固不容留。此遺孽。而當人羣結合。合力未鞏固之時代。則又安可少也。重商制度。有類於是。雖然。其中所含謬想。亦正多多。今請依科莎氏所指摘者。舉其缺點如下。

重商主義之謬誤。全由於重視貨幣太過。而其所以致誤之由。厥有數端。(一)由不知金銀之功用。在於易中。前義見而其性質。僅足為貿易機關之樞紐也。(二)由不知金銀價格之漲落。不徒視其所有金銀數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緩急。以為變動也。(三)由不知易中之物。不必專在硬貨。指金銀銅等貨幣而更有所謂信用證券。指鈔幣及銀行小票等者。其製造之費。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四)由不知貨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銀力為

以。羨。補。不。足。之。妙。策。也。(五)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國。常。買。少。而。賣。多。乙。國。常。買。多。而。賣。少。苟。爾。則。商。務。之。權。衡。不。能。永。保。終。必。敗。裂。不。如。彼。此。互。利。而。得。本。分。應。有。之。差。率。也。(六)由。不。知。通。商。條。約。由。彼。此。願。意。締。結。我。務。不。以。利。與。人。人。亦。務。不。以。利。與。我。鷸。蚌。相。持。甚。非。策。也。以。此。諸。端。一。切。謬。見。因。緣。而。起。要。之。重。商。論。者。懷。抱。一。不。可。行。之。目。的。而。案。畫。種。種。手。段。以。助。長。之。及。其。終。也。反。生。出。意。外。之。結。果。者。比。比。然。矣。如。彼。獎。勵。輸。出。而。以。國。帑。為。補。助。舉。竟。補。助。金。所。出。皆。自。租。稅。徒。使。人。民。重。其。負。擔。而。已。如。彼。阻。遏。輸。入。而。重。課。其。關。稅。畢。竟。凡。入。口。物。之。能。銷。售。者。必。其。為。本。國。人。所。需。用。者。也。關。稅。重。徒。使。物。價。騰。踊。而。增。內。地。人。日。用。之。障。礙。而。已。故。在。今。日。生。計。界。發。榮。滋。長。之。時。代。此。等。方。策。流。弊。孔。多。又。此。派。論。者。以。重。視。金。銀。之。故。務。欲。其。內。溢。而。不。外。流。以。為。二。國。交。易。此。之。所。利。必。彼。之。所。損。因。此。互。相。敵。視。各。思。損。人。以。自。利。而。國。際。上。種。種。惡。感。情。起。焉。當。時。政。治。家。為。此。等。理。想。所。眩。惑。凡。二。百。餘。年。其。間。動。干。戈。者。不。下。五。十。載。而。戰。爭。之。起。因。大。抵。皆。為。此。迷。見。所。誤。者。也。

重商主義之首倡者。不能確指其誰何。要之當十四五世紀間。為社會風潮之所激。嚴

駁興起。殆有莫之致而至者。其中貴金之論。則自羅馬之西士羅已倡道之。迨十四世紀。遂爲重商派之所遵奉。以爲金銀即富也。富即金銀也。此說之謬。本更無俟喋喋。恐猶有未盡解其原理者。試舉西籍中寓言一則以破之。

「昔富梨查國一農民。嘗捕珀加士教之一牧師。以獻諸其王迷打士。迷打士厚遇之。旬日之後。禮遣使歸。牧師德王也。詢其所欲得者。許爲致之。王貪癡者流也。乃曰。願使物之觸吾手者。悉化黃金可乎。師曰。是不難。顧王之所欲。遂無更優於此者乎。王不悟也。牧師歸後。出其神力。王折樹枝。樹枝忽黃金也。拾土石。土石忽黃金也。開窗戶。窗戶忽黃金也。盥手而水。悉爲黃金。更衣而衣。悉爲黃金。命饌而內。麩麵包。悉爲黃金。然黃金不足以療王之飢。禦王之寒。王空擁無量數之財寶。於左右。而殆瀕於凍餒。以死。至是乃大懺悔。而乞憐於牧師。師領之。使浴於柏德拉士河。祓除金貨。與水俱流。王乃大悟。自奮以從事於農獵。爲國民勸。國以富強。」由此觀之。金銀與富。必非同物。貨幣者。不過交換之一樞紐。苟無可交換。則與瓦礫草芥。何以異焉。昧者不察。視爲獨一無二之寶藏。其不陷於富梨查王之狼狽者。幾希矣。當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初覓得美

洲。於是秘魯墨西哥兩土爲西班牙屬之兩土者。礦產饒衍。故金銀之流入西班牙者。日增月盛。班王欣欣然。益思保藏之於境內。乃發令禁金銀勿使輸出。雖然。凡物之在市也。供過於求。則價格下落。此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物之去其低價之地而赴於高價之地。如水之就下。然非人力所得。左右又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西班牙金銀之供。既溢於所求者之率。故金值不得不下落。值既下落。則人民之以金銀市於他國也。有所大利。雖嚴刑峻法。無得而懲。於是西班牙之先天下而富揚揚。然有得色者。不轉瞬間。亦先天下而貧。百業凝滯。國力萎靡。以至於今。嗚呼。學理不明。措置一失。當而末流之受害。有如此者。可不鑑歟。英國始亦有禁金銀出口之令。後知其非策。乃以千六百六十三年廢之。

此等禁令之謬。固不待言。然以是爲排擊重商主義之口實。則亦不可。蓋重商主義與重金主義有別。而重金派不過重商派中之一小派。非可以偏而概全也。

按重商主義。在十六世紀以後之歐洲。誠不免阻生計界之進步。若移植於今日之中國。則誠救時之不二法門也。中國地大物博。民生日用之所需。可以無待於外。外貨之流入中國也。以其機器大興。故成貨之勞費少。而成本輕。製造巧。而品質

良也。使我能備此二長，則吾國所自產之物，必足供吾國人所求而有餘。雖關稅稍重，客貨價騰，而必不至病民。是阻遏於所入之策，可用也。中國人口最庶，工價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無俟遠販於外，但使能有各種機器，使其質之良，足與客貨相埒，則成本之輕，自必過之。如是，則不惟在內而可以爲守，抑且對外而可以爲戰。是獎勵於所出之策，可用也。中國商人頗富於進取冒險之力，今日全球歐人之殖民地，無一無中國人之足跡，而商務顧不能及歐美萬一者，政府無所以保護之，獎勵之也。蓋無論何人，必經數年之提攜，顧復然後人格乃成。無論何國，必經一度之保護，獎勵然後商務乃盛。以吾中國人生而具經商之天才，則政府之所以獎勵者，不必如十四五世紀之歐人，用築窟室，栽唐花之術，乃足以爲勸也。如學步之嬰兒，稍扶掖之不數旬，而能自行矣。故今日如實行所謂重商主義者，於中國其勞費必逾少，而結果必逾良，有斷然也。而惜乎如哥巴格林威爾其人者，我中國數千年來曾無一人也。

第六章 十七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三

十七世紀之計學家。可分三種。(第一)專主張重商主義者。(第二)反對貿易差率論。開十八世紀自由貿易之先聲者。(第三)研究特別問題。而與重商主義無直接之關係者。

十七世紀重商派中之最著名者。其在意大利有些拉。Antonio Serra 其在法蘭西有

孟喀黎津。Antoine De Montchretien 其在英吉利有德麻門。Thomas Mun 些拉嘗著

一書。論金銀輸出輸入之利弊。其後百餘年間。意大利及他國學者。尊之為斯學鼻祖焉。孟喀黎津嘗著生計論。書極浩瀚。其後斯學大家焦巴氏嘗為之箋注。亦謂為生計學之第一導師。德麻門嘗著英國商業論及對外貿易致富論二書。轟轟有名於時。舉國學校。以之充教科書。而斯密亞丹原富。攻培之不遺餘力。

重商主義。既不過一時權宜之說。則其反動力之發生。自固不可避。故十七世紀之前半紀。攻難之說。既紛紛漸起。初時其力雖微。不足以動一世之耳目。及後半紀。而陸克

Locke 霍布士 Hobbes

二氏皆哲學大家清議
報曾載其政治學說

威廉撒底

W. Petty

挪士 D. Knows

卜喀

利 Berkeley 查爾特 Chind 諸大家起。學理為之一變。斯實重農學派。斯密學派之前

驅也。

查爾特一商人也。嘗著貿易新論。及論貿易與債息之關係兩書。其於貿易差率說。雖未能盡脫藩籬。然論穀物等之貿易自由。頗有卓見。而其學說之最有影響者。彼以爲息率低下則一國之生計必趨繁榮。引荷蘭之例以實其說。遂倡論謂當以國家之力制法律以限息羸。後此諸國皆頗實行之。而其謬見實倡自查氏。

威廉撒底之著書。關於生計財政統計等者。更爲進步。其所著有貨幣論。一六八二年租稅

及賦金論。一六七九年統計論。一六八二年愛爾蘭政治解剖論。一六九一年等。其書之要點。欲以尋常

稽夫每日賃傭之價格爲一定不變之價格。以此爲比例尺以衡量一切物價。彼蓋以

勞力爲生產唯一之原素也。此其說之偏謬。今不待辯。今日生計學家論生產之原素有二。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既爲定論矣。

然其研究生產之學理。爲英學派先導之功。固自不少。

挪士嘗著商業論。一六九一年其學識雖稍遜於威廉。至其論自由貿易。最爲明瞭。有足多

者。挪士嘗言曰。一欲論一國之利害。宜不徒著眼於一國。而必當放眼於世界貿易之

事。當視全世界如一大共和國。然各國互相貿易於此大共和國中。其猶各人之互相

貿易于本國中也。以故苟甲國有損失則蒙其害者不獨甲國耳而實波及於世界之丙諸國皆所不能免也。又曰「貨幣者不過一物品耳其性質與他之物品無以異其存在國內之額之多寡常緣商業之狀況爲變更非人力所得而左右也故貨幣多則物價騰貴而輸入之額必增輸入增而貨幣外流矣貨幣乏則物價下落而輸出之額增輸出增而貨幣還歸矣然則貨幣者不過爲養欲給求之一媒介耳一人如是一國亦然故國計最要之事在使原料品及製造品之額蒸蒸日上彼設法律以防貨幣之外流以保護特別之財產者皆謬誤之甚蒙其益者不過一二人而受其損者乃在全國也。」云云。

卡喀利更爲極端之議論謂貨幣者並不足以爲貨物實不過一符券耳故最上之貨幣莫如鈔票其說雖不免過激至其論貨幣之效用不在分量之多寡而在流通之速率其言最爲博深切明又以勞庸爲物價之標準其說頗同威廉而最注重分業謂當合全世界之盈虛消長以實行分業之策實爲斯密氏學說之先河矣。

以上諸賢當重商主義極盛之時首倡反對之論以與社會挑戰雖及身不爲輿論所

尊。至十八世紀。而其義大昌。

此外有英國共和黨員哈靈頓。以一六四〇年著一書。論一國之土地。不宜歸於少數豪族之所專有。而荷蘭法律學大家果魯西亞。Moyle 亦著一書。言穀物出口。當任其自由。不可以國家之力限制之。其他各國著述家。論生計上各種特別問題者不少。而英法德諸儒。草貨幣論者尤多。其最顯者。則哲學大家陸克所著。於整頓財政之法。最為精密。後世改革案。多採其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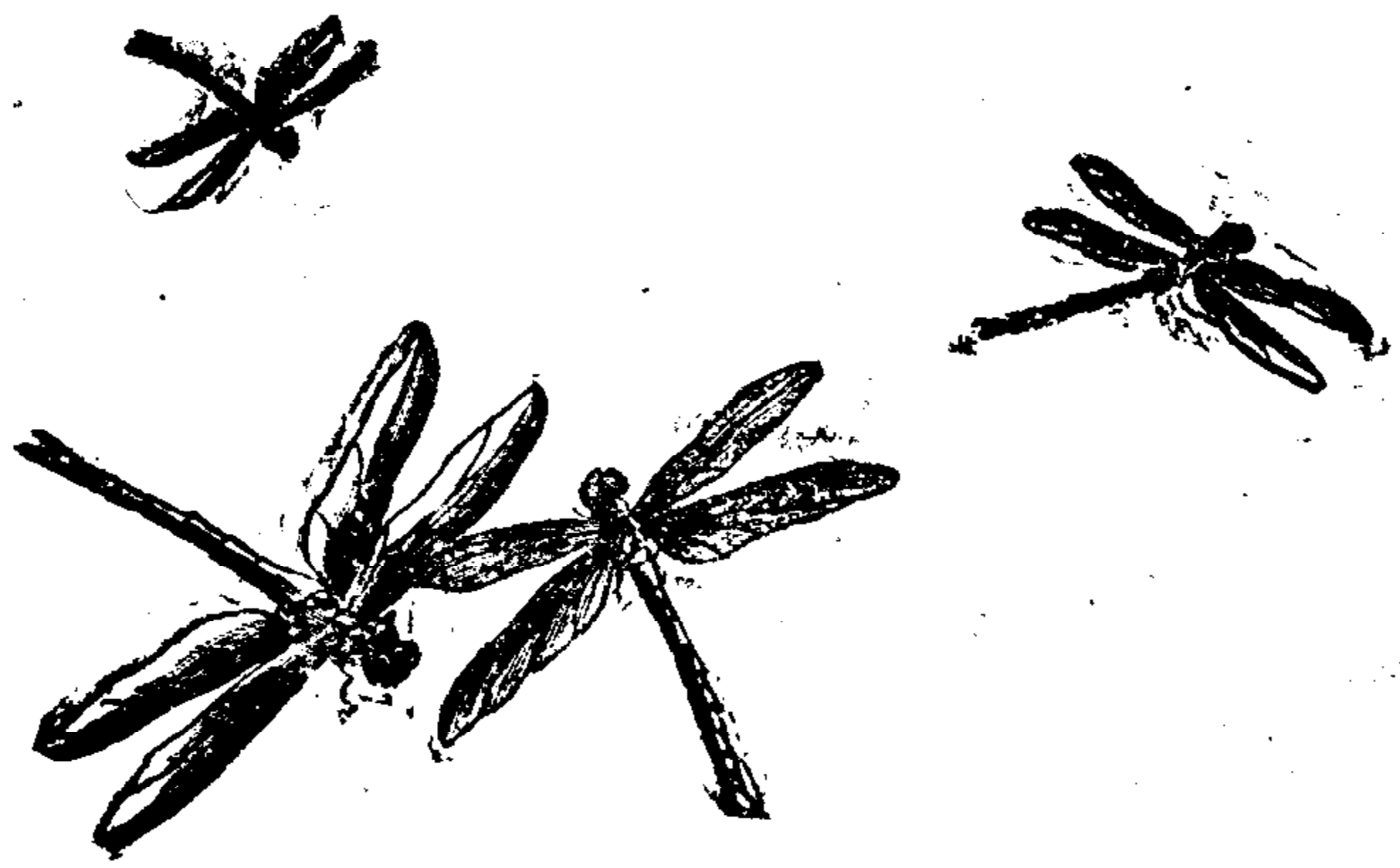
即著性法論為國際
公法學之鼻祖者

不復微雲滓太清

浩然風露欲三更

開簾一寄平生快

萬頃空江看月明



政治

析疆增吏篇

(續第十二號)

明 夷

一請每省皆如直隸四川福建之制。立一總督。其一省並設者裁其巡撫。其只有巡撫者改爲總督。其總督兼領首道督辦大臣。如閩浙總督兼筦福建巡撫之制。今兩江總督名節制三省巡撫。統屬文武。而實以江甯布政司爲長吏。統江北四府而已。各省總督即用此制。自領首道。而節制全省之各道。督辦大臣統轄文武。此亦唐制嶺南節度自領治地兼監五筦觀察之制也。各道督辦大臣之與總督。其體制亦與順天府尹之與直隸總督。江蘇巡撫之治江南四府與兩江總督。皆分地而治。各自直達。一切平等。大事會商。總督得監臨之。此實今制已然。不過因而推及各道耳。近如臺灣巡撫亦以一府改爲巡撫。即能開鐵路築砲壘講外交。少治其事。今各道督辦大臣。即如臺灣巡撫可也。惟名爲巡撫。官品太崇。須累資乃至。難于擢用。人才必仍用耄老年勞之人。雖變而亦無效也。夫總督巡撫。明制及國初。皆爲京卿差官。無品級。故至今尙不用印。而

只用關防。明時巡撫多戴理少常少僕少等銜。而僉都御史亦不過四品卿耳。率由五品寺丞郎中而遷。故爲通途。而才氣之士易得。今當復舊制。作爲差事官。如學政。然帶京卿銜以辦事可也。是故省因其舊。而總督實領首道。亦以道爲第一大區論之。一今道宜分三等。唐宋州縣。其刺史守令亦分等級。此古者大國次國小國公侯伯子男之制也。今當用此意。其首道當省城之都會。以總督領之。爲上等道。其通商口岸及邊道。若天津上海九江重慶瓊州潮州廉州北海太平歸順登萊青迤南等道。及東三省新疆邊道。暨繁盛之道。人口數百萬者。爲中等道。餘腹地瘠小之區。爲下等道。其應設官制之繁簡高下。即量其道之上中下等而定之。一道之督辦大臣。許有督撫全權。歐美各國皆主中央集權之制。故師團總于海陸軍。稅務官派于其戶部。判審官派于其刑部。山林官派于其農商部。信官派于其郵部。其地方官之事權甚輕簡耳。惟屬地則特設總督以董之。其位與執政大臣等。總監一切。如日本之臺灣。英之印度。是也。甚類吾之督撫矣。吾中國直省雖皆爲內地。而土地甚大。十倍于歐洲大國。實難遙理。且鐵路未設。電線未通。乃至馬路亦未開。士民多裹足。

不出。其甘肅滇黔之極邊。尤無論矣。必待吸之京師。以集其權。開其識。此必不可得之事。今中國之路塞而民愚極矣。必就地開通。令其政龐大密詳。皆備具小國之體。乃可以闢地利。而開民智。振民氣也。故小國利于合權。大國利于分權。新國利合權。舊國宜分權。況治無鐵路電線之老舊莫大之國乎。故分成封建之體。愈細愈精。觀於德之撒遜巴丁兩國。可窺治法矣。二國皆五千方里。略如吾一府地。人民僅百五六十萬。而撒遜國有生徒六十七萬。歲入九千餘萬。有大學一。上訴院一。上判所七。小判所百三。巴丁有大學二。生徒二千四百四十九。實業學九。生徒三千六百七十四。中學十六。生徒四千六百七十九。小學一百六十六。生徒三十餘萬。技藝及其他農學百三十四所。生徒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夫以一府之地。而歲入九千餘萬馬克。幾有中國賦稅之半。亦可驚矣。百五十萬人。而有生徒六十餘萬。才智之人。三分之一矣。農工各學至百餘所。大學生亦二千餘。則人才多矣。恐古之魯衛不能比之。故必宜就地開化。成封建之政體。而後地利關。人才成。今各省督撫之權。凡百兼綜。僚屬千數。藩臬乃其相也。諸道乃其卿也。各局乃其執政之大夫也。府州縣乃其邑大夫也。佐雜乃其士也。用人行政

理財治兵農商學校無不總之。蓋具有封建之全體。而類于英之印度。日本之臺灣者矣。但不能自辟府僚耳。夫兵制應統于京師。而今亦不能不藉地方官行之。今令各道因用向來督撫之體。兵郵稅務山林歸之。所有政府各種政體會局。皆令備具。略如英日印度臺灣總督之制。而加增之。聽其用出使大臣例。自辟府僚。以復漢太守唐節度之制。俾與英印度日本臺灣總督等。崇其體制權力。俾得措施。而其下士民亦得鼓舞効力。以發揚其氣。雖不能如撒遜巴丁之盛。亦庶幾有馮乎。

一于直省各道設督辦民政大臣。以三四五品京卿爲之。上則親王大學士領之亦可。其有奇才不拘資格擢用者。加給事御史充之可。試用小道並加儀同巡撫銜。其三品卿以上可加儀同總督銜。以崇體制而重事權。

一各省有布政使。昔爲方伯。今爲首領官。宜仍其舊。充首道之民政長官。承大臣之令。以總領諸政。總督缺則護理之。仍爲從二品。或改爲民政司。名義尤符。其各道原有分巡兵備等道。在乾隆二年前。原爲參政。今宜復名曰參政司參政。或亦名爲布政。去使字。升爲從三品。或一律改爲民政司。尤善。其小道則仍爲正四品。即爲一道之首領官。

承大臣之令。總領諸務。

一其大臣幕府內有文案官人數。聽大臣所辟椽史數人。如今制名主簿典史吏目皆可也。有參贊官數人分三等。文案官亦分三等。皆可以京曹道府州縣舉貢諸生爲之。即用今之幕友亦可。椽則用佐雜爲之。史則用吏爲之。亦分等。若布按經歷州同判舉人爲一等。府經縣丞貢生爲二等。巡檢典史諸生爲三等。無官諸吏人士辟用者爲四等五等六等。皆聽大臣。凡參贊官贊議大臣一切可兼各局。政務官可派爲各縣領事。其民政略分十四局。曰外務局。曰縣治局。曰警保局。曰營造局。曰衛生局。曰理財局。曰稅務局。曰法務局。曰學務局。曰郵政局。曰農務局。曰商務局。曰查地局。曰山林局。各省向有善後局。洋務局。讞局。釐金局。用兩司總之。而道府爲總辦提調者。以差爲官。體甚便也。其他有鐵路者設鐵道局。有造幣鑄銀錢者設造幣局。有專賣如鹽及鴉片者設專賣局。有礦者設礦務局。有製造者設製造局。有稅關者設稅關局。有水產者設水產局。有鐵者設製鐵局。有船者設船政局。近海者設海事局。有港者設港務局。有燈臺者則設燈臺所。其有水者則有航路局。多廟寺者設廟寺局。其土產大宗如絲茶馬皆可

設絲茶馬牧局。而此十二局者。各有大小。因地所有而設官。餘不皆設者也。各局皆因今制設總辦一人爲之長。次設提調文案委員椽史官。人數多寡。以足任事爲主。或設顧問審查官。皆聽辟舉。不奏派。由大臣試辦後奏明定額。凡各局總辦提調皆奏派。餘聽大臣自行差委。其各局總辦。用道府郎曹以上。提調文案。用同通州縣。顧問審查。用舉貢諸生。委員椽史。用佐雜諸生士人諸吏皆可也。

一工路局鐵道製造船政造幣專賣礦產山林海港船政電信燈臺航路測候絲茶馬牧水產。皆各有工技專門。非通行官所能通解。如製造專賣絲茶馬牧水產特許稅關礦產山林。皆宜設鑑定官審查官。必專門工學乃識辦之。應如各國採古名。立工師官。曰工師長。曰大工師。曰工師。曰技人。如周官染人縫人之類。分等官之。日本大技師皆自工學博士出。有一二等官者。今亦請定爲品官。大工師長爲從二品。其大工師工師分三等。一等大工師三品。二等大工師四品。三等大工師五品。一等工師六品。二等工師七品。三等工師八品。一等技人正九品。二等技人從九品。三等技人未入流。此各局官皆以諸工師技人充之。其鑑定審查官亦分等。

一設醫院。皆有院長。有醫長。有醫官醫員。皆分等。

一圖書館。博物院。植物園。公園。皆當普設。置提調數人。史數人。工師技人數人。

一設測候所。有所長。有工師技人。分等充之。

一各局之中。皆有官幕文案官。以同通州縣及舉貢爲之。皆可。亦分曹。外務則分各國曹。縣治警保法務則分各縣爲曹。皆有提調爲之長。文案次委員。椽史又次之。查地局分五曹。曰庶務曹。曰會計曹。曰監督曹。調查曹。測量曹。每曹皆有提調爲之長。以同通州縣班爲之。其測量科則專用工師。茲事繁重。並有各諸委員稱辦。其屬官多用工師技人矣。如學務局則分專門普通實業三曹。以爲勸獎。工務局掌道中一切營造事。分監督調查二曹。各縣皆立分署。並置工師技人。稅務局分六曹。徵稅曹。監督稅吏曹。地冊變換曹。倉庫曹。鄉稅曹。關稅曹。理財局分八曹。一會計曹。掌計歲出入決算預算及登記及金錢物品之統一。二轉運曹。掌庫款之運用出納。三公債曹。掌募公債之借入償還利息。四貨幣曹。掌紙幣及契約。五備儲曹。掌備荒之儲蓄。六銀行曹。掌銀行之整理監督。七俸薪曹。支官吏兵民俸薪恩給。八財務曹。凡地方一切財務衛生局。分三曹。一測

淨曹。凡道路室屋掃除潔淨及衛生會之事。二醫葯曹。凡病院醫生葯劑試驗監察之事。一防染曹。凡疫癘及一切疾病傳染種痘公益衛生之事。其局官多以醫生充之。各縣皆設衛生試驗所。有長有文案。並以工師醫師充之。傳染病研究所。檢疫所。痘苗製造所。設官皆同。醫術試驗會。葯劑試驗會。並隸焉。農務局分蠶桑茶牧畜家畜水產雜植諸曹。工商務局分四曹。一保險曹。掌護諸商及諸保險之事。二勸工曹。掌勸督工藝及各工行章程。勸工場屬焉。三物品曹。掌商物品之陳列博搜比賽。各縣買商品陳列館。有工師技人隸焉。四庶務曹。掌律度量衡之定則。及一切商會商事。山林局則掌道內山林木之政。勸種植發賣之事。凡有大林者置林衡局而有衡長。有工師技人文案。小者置林衡分局。以工師充之。屬有技人。皆由大臣酌量創辦。而總辦稽查監督。

(未完)

斯巴達小志

(續第十二號)

中國之新民

第五節 斯巴達之國民教育

來喀瓦士之立法其重且要者不在政體而在人民之日用飲食及其教育也。蓋斯巴達之建國本終他族而奪之地環其臥榻者皆仇讐也故非常戰常勝則不能保其主權而非身體精神皆優於所敵則亦不可以漸戰勝來喀有察於是故取教養之權全歸於國家之手凡「斯巴忒亞泰」人之初生也先由官檢察其體格不及格者則委棄諸山中故身體稍弱之嬰兒非死則亦夷於第二第三級之列而已其意以爲凡公民者生而有護國之責任苟不堪此責任者而猶煦育之是危國之道也其及格者復以葡萄酒浴之是亦羸弱之嬰所不能受者也兒童生六年受家庭教育及至七歲則使離家以入所謂幼年隊者有特別官吏保傅指揮而受元老議會之監督焉其教育專重體育剪髮使短跣足裸體以爲遊戲睡則疊蘆爲榻衣則冬夏同服食則賦以最薄

之廩。使游獵山林以自給補。務養其耐寒暑耐飢渴之習慣。其有過失。則施以極嚴酷之鞭撻。以驗其能受與否。往往繫縛於神壇之前。集其父母宗族而笞楚之。雖血濺祭壇而顏色自若。從未有一發呻吟之聲者。蓋以流血爲榮。以流淚爲恥也。所以教之者。使然也。

案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豈惟智力之爲急。抑體力亦特重也。近世各國學校。以體育爲第一要著。雖不如斯巴達干涉之甚。然其精神則不相遠矣。中國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然爲父母者。率皆羸弱。猶復早婚。早育男女。皆未成熟。而生子。其所生之者。羸弱又必加甚焉。惡種相傳。每下愈況。況人數雖多。半奄奄無生氣。不待敵國之蹙之而已。妻黃憔悴。凋瘵零落。不能自存矣。安得有來喀瓦士其人者。起而一掃其毒也。

年三十始爲成人。則使之結婚。得參與國民會議。可被舉爲官吏。雖結婚後。仍不許食息於家中。日則就公共食場以會食。夜則入營帳以就寢。其夫婦得相合并者。常不過一兩刻間耳。其妻常爲男裝。然後得見夫於兵營。史家布特嘗言。斯巴達人。往往有既

舉子二三。而夫婦未嘗相見於日光之下者。非過言也。雖然。既成年者。毋許不結婚。蓋以爲結婚者。對於國家之義務也。護國之要圖也。或有因人地之宜。而兄弟共娶一妻者。又既婚後若干年而不育。則國家例得使其離婚。凡此皆所以爲「斯巴忒亞泰」種人計也。自七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皆依此嚴格以訓練之。

斯巴達人。雖在平時。一如戰時。雖在鄉里。一如臨陣。凡男子皆須會食於公共食桌。Sitia 每桌額定十五人。有新來者。必須得全桌員之同意。乃許加入。一國人除「埃科亞士」之外。皆有會食之義務。雖國王亦不得自別異。各員每月須納一定之食物。與些少之貨幣。以爲食場之費。其不納者。則剝奪其 *Spartiaty* 之公民權。惟國王之食費。則以國帑支辦之。在食桌時。縱談國事。頗極自由。少年子弟。每從此得政治上之智識焉。

文學者。斯巴達人所最蔑視也。彼以此爲武士道之蝨賊。故演說雄辯。亦斯巴達人所不喜。其發言也。惟以簡潔詞達而已。今日歐西稱此種論辯。爲黎哥匿派。斯巴達所在地總名黎哥尼亞故

雖然。彼等未嘗吐棄詩歌。荷馬之詩。斯巴達人所常諷誦者也。此外復有侑神樂歌。軍

中饒歌。日夕高吟。以爲娛樂。若夫詞賦戲曲。則視爲下等社會行樂之具。無厝意者。農事則委諸「黑埭士」。工商則委之「巴里阿以概」。其斯巴達公民。專從事於武藝及田獵。其赴戰場也。服深紫之馬褂。捲勇壯之美髯。携笛及絃鼓。勇前進。其臨敵也。恰如赴宴。盛裝美飾。和樂融融。同食桌之友。相提携。以共生死焉。

案觀此而斯巴達軍隊之精神。從可見矣。彼蓋以軍事爲國民唯一之責任。以軍事爲修身唯一之目的。以軍事爲人生日用唯一行樂之具。其訓練也。自有生而已。然其團結也。自平昔之親愛。其以軍國主義雄視千古。不亦宜乎。

斯巴達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也。而尤在婦人。其於女子也。不視爲家族之一部分。而視爲國家之一部分。故男子之尊重婦人。有非自餘各國所能及者。而婦人亦深自重。自知其責任之所在。史稱有他邦一貴族婦。嘗語斯巴達王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達婦人能支配男兒。」后答曰。「惟斯巴達婦人能生男兒。」夫婦人亦孰不生男兒。而后之爲此言也。蓋以必如斯巴達之男兒。乃真男兒也。又以斯巴達之男兒。無一人而非男兒也。故其婦人皆以代一國產育勇壯之國民爲修身大事業。至如女紅烹飪之

事。非其所厝意也。凡女子皆與男子同受嚴格之教育。專以踢鞠、角觝、鬪拳、各種體操、術使之相競爭。少女之體操場使少男圍堵而觀焉。少男之體操場使少女圍堵而觀焉。其技術之高下、優劣、則互相以讚美而指摘之。以是爲激勸、以是爲訓練。雖然其男女之別。肅肅如也。婦女人格之高尙純潔。舉希臘諸國未有能斯巴達人若者也。斯巴達婦人愛國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臨戰場也。輒祝之曰：「願汝携楯而歸來。不然則乘楯而歸來。」有一母生八子者。蔑士尼亞之戰。悉死於國難。而斯巴達卒以大勝。及奏凱招魂。其母不灑一滴之淚。乃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也。」當時以此名語。被諸詩歌。傳爲美談。即此亦可見斯巴達婦人以愛國心激厲男子。而其所以立國之精神。亦於此可見矣。

案讀斯巴達史而不勃然生尙武愛國之熱情者。吾必謂其無人心矣。吾嘗讀杜詩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又曰：「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又曰：「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付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又曰：「今君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讀之未嘗不嗒然氣結。黯然魂傷也。夫同一送子也。同一死難也。而此斯巴達婦人之言。何其飛壯淋漓。使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雖曰民賊之戰。與國民自爲戰。其道大異乎。而吾國人之柔弱。異。爲數千年歷史之辱者。其果何日而始能一雪也。嗚呼。以二萬萬堂堂鬚眉。其見地。曾無一人能比斯巴達之弱女耶。嗚呼。

又案史記斯巴達女子愛國美談甚多。錄其一二。波斯之役。敵帥嘗遣說客賄賂斯巴達王格黎阿迷尼。王將許之。王有八歲之女在側。厲聲曰。父王乎。父王乎。豈可以五十打靈。一打靈約當中國一千兩蓋之阿堵物。而易斯巴達乎。王乃悚然謝來使。又有

波里尼亞者。嘗謀反。敗逃入某神廟之一室。國人圍之。其母憎其不忠也。率衆人運石堵其門。以致捕焉。皆歷史上之佳話也。又羅馬史中之愛國婦人。亦先後輝映。今擇取其一事與此相類者。附記之以資觀感……紀元前四百八十八年。羅馬有倭西亞之難。其原因由羅馬一貴族名戈利阿拉拿者。欲廢護民官。爲市民所逐。奔倭西亞國。說其王。假其兵。以攻羅馬。殆將陷矣。遣人求和於戈利。使者三反不許。最後

乃決議遣其母及其妻子乞哀焉。戈利之母服衰絰。示國哀也率貴族閨秀百數十人往敵壘。戈利雖殘暴。然爲天性所動。一見便欲與母接吻。母肅然正容却退。峻詞拒之曰：「爲敵人耶。爲骨肉耶。今尙未分明。將軍安得近妾也。」於是乃率衆人納頭三拜。爲羅馬請命。戈利放聲大哭曰：天兮。母兮。兒以母之故救羅馬。母以羅馬之故殺其兒。雖然。兒知罪矣。遂班師……

第六節 斯巴達行政瑣紀

來喀瓦士所行善政不一端。於前節所舉之外。其最著者曰均田法。蓋來喀以前。斯巴達國情。勞亂無紀。而其原因率起於財產之不均。國中土地皆歸少數富人之掌握。其餘多數。無立錐地。來喀瓦士乃分斯巴達所屬之土地爲九千區。凡「斯巴忒亞泰」人。人占一區焉。來喀時代斯巴忒亞泰凡九千人分斯巴達屬以外之黎阿尼亞土地爲三萬區。凡「巴里阿以概」人。人占一區焉。無大小。無貴賤。一切平等。

案近世哲學家論自由平等兩義。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然來喀瓦士之制度。其不自由。千古無兩也。其平等。亦千古無兩也。斯巴達之治。無一不奇。此亦其一端。

斯巴達之土地財產皆公物也。人民不有私財。故法律不禁盜竊。非惟不禁。且獎厲之。蓋將以此練其術。智云。但盜竊而爲人所覺。則責其不智。而嚴罰之。嘗有一少年竊一狐。隱諸懷中。至被狐抓破其臟腑。終不肯放露之。使人見。泰西至今傳爲談柄。

案此等法律。眞非異邦人言思。擬議之所能及。然其人重名譽。尊法律之心。亦可見一斑矣。

斯巴達所行用之貨幣。皆以鐵錢。其金銀一切禁之。或曰。是亦來喀瓦士所制定。或曰。不然。來喀以前。固未嘗一用金銀也。

懋遷居奇以求贏利者。斯巴達人所最賤也。故此等事業。一委諸「巴里阿以概」人。當時「斯巴忒亞泰」之所以強。在此。後此「斯巴忒亞泰」之所以衰。亦未始不在此。

來喀瓦士爲欲保存其質朴武勇之國風也。故嚴禁內外交通之事。凡「斯巴忒亞泰」人。不許移住他地。移住者處以死刑。蓋彼之政體。軍政也。移住者。視之與逃營無異。亦固其所。又不惟移住而已。即游歷國外。亦非得政府之許可。不能妄行。而其游歷。有夫不易易者。蓋國幣之外。不許攜帶。而其國幣。則鐵幣也。不能行於國外。凡攜帶金銀者。

處以死刑。要之皆以限制國民之他適而已。其他國人亦非受政府之許可，不得入境。逮其後也。斯巴達之諸港，無外船之帆。斯巴達之諸邑，無外客之跡。皆來喀瓦士制度之結果也。

第七節 來喀瓦士以後斯巴達之國勢

以。來。喀。瓦。士。之。訓。練。遂。能。使。九。千。之。斯。巴。達。人。成。爲。一。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制。二。十。餘。萬。之。低。級。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雄。長。數。百。萬。之。希。臘。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能。統。率。列。邦。以。挫。勢。力。滔。天。之。波。斯。人。近。世。國。家。學。者。常。言。必。須。有。二。萬。人。以。上。乃。可。以。成。一。國。之。資。格。若。斯。巴。達。者。以。此。區。區。之。衆。而。輝。國。民。之。名。譽。於。一。時。而。垂。歷。史。之。光。榮。于。萬。世。嗚。呼。可。不。謂。盛。耶。可。不。謂。異。耶。

當波斯王德雷亞士之再舉以伐希臘也。紀元前四九〇擁十餘萬之精兵。汎數百艘之戰船。先

遣使風諭希臘列邦。使獻水土以納降。列邦皆望風而靡。及至斯巴達。斯巴達人則責其無禮。繫使者投之於井。曰。汝欲我水土。吾今以與汝。嘻。何其壯也。以常理論之。此豈非所謂以卵禦石。以螳當車者耶。而彼毅然行之。而不憚者。有所恃也。所恃者何。曰。軍國民之精神是矣。

案波斯遣雅典之使者。雅典人亦投諸深溝。蓋亦針對其水土之言也。當時有敵愾之氣魄者。惟此兩國耳。其狎主希盟。蓋亦宜哉。

斯巴達之國。都不設城堡。

至紀元後四百年頃。馬士德尼亞時代始設之。蓋其時來喀瓦士之精神已喪失矣。

惟以斯巴達人之愛國心

以爲之防。古語曰。衆志成城。其能實行之者。惟斯巴達人耳。

近世各國之無城堡。不在此論。蓋非以爲不必恃實。以城爲不可恃而設。

防之具有較城爲尤優勝者耳。

斯巴達人常挑戰於其敵曰。『君胡不射？』

吾正苦炎熱。願於君等萬矢

如雨之下。稍殺烈日之威。以得一酣戰。君胡不射？』此非客氣也。非大言也。蓋以斯

巴達人之眼。睨其敵。無所謂衆。無所謂寡。無所謂弱。無所謂強。一與相遇。則所向無前。

蓋斯巴達人之尚武習也。而幾於性的也。器械的也。而幾於理想的也。吾無以名之名之。

曰武德。

當來喀瓦士時代。斯巴達之領土。不過黎哥尼亞之一小部分。恰如屯營於敵國之中。

央。然藉此訓練之成績。未幾遂併吞全土。

黎哥尼亞全土。

其勢如旭日升天。更不可遏。復求新

地於他方。於是黎哥尼亞之北。有亞爾哥士一國者。其國王富海頓。威名素著。握皮羅

般尼梭半島之霸權。其後因祭典之爭。兩國開戰。端。斯巴達人大破之。略其地之大半。

於是始定霸於皮羅南北岸。時紀元前八百年頃也。

得隴望蜀。人情之常。斯巴達既振威於皮羅。猶以為未足。窺其西鄰。蔑士尼亞國之饒沃也。乃以疆場民婦爭鬪事藉口。開戰端。自紀元前七百四十三年至七百二十四年。凡亘二十年間。蔑士尼亞人知斯巴達之志不滅國不休也。故出死力以抵抗。而卒不能敵。遂舉國以入斯巴達之版。此後蔑人潛謀獨立再血戰者四年。遂無成功。紀元前六八五年亞爾哥士亦一度謀恢復。亦為斯巴達所敗。紀元前五四七年於是斯巴達遂為南希臘最強之國。執牛耳以盟諸侯。

當時與斯巴達並起。其勢力各蒸蒸日上。為兩平行線形者。則雅典也。雅典為遏狄加 *Atika* 之首府。自梭倫 *Solon* 克里士的尼 *Kleisthenes* 制定憲法。實行自由平等政體。鼓舞國民愛國精神。駸駸乎為中希臘之主盟。兩雄相遇。其衝突安可得免。當雅典人之得志於比阿西亞也。紀元前五〇六年斯巴達會合同盟軍。欲問其罪。戰雲慘淡。殆將破裂。忽有波斯人來侵。之警。鬩牆之爭立解。同仇之念旋興。遂各捐私嫌。組織大同盟以拒強敵。時雅典以海軍著。斯巴達以陸軍名。兩者勢力不相上下。然以令出兩途。兵家所

忌。乃推斯巴達爲盟主。海陸總督之權。悉歸其手。此雖由雅典能讓之美德。而斯巴達人浴來喀瓦士之遺澤。實力震於殊俗。亦可概見矣。是役也。波斯人於撒拉迷士。布拉的亞。迷茄兒諸地。三戰三北。自茲以往。不能復引兵。而西斯巴達國勢之盛。至是達於極點。

案讀此可以見當時希臘人公益之心矣。對於內而甲國與乙國之爭。寸毫不肯讓。一旦異種大敵起。則忽棄小忿。握手同胞。文明國民。不當如是耶。使希臘而能永保持此精神也。則希臘雖至今存可也。末葉不悟。自相撓貳。以取滅亡。悲夫。

第八節 斯巴達之缺點

凡天下事。倚於一偏。走於極端者。其所成就之結果。必較尋常爲加良。而其所受之流弊。亦較尋常爲加劇。於議論有然。於制度亦有然。故斯巴達之缺點。不可以不論。

(第一)重體力而輕智力。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爲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彼斯巴達人自有斯巴達之道德。今勿深論。至其蔑視智育太過。則立法人有不得辭其咎者。彼恐文學爲武事之累也。雖然。即以武事而論。非有達觀之智識。則其武功亦不可終不

觀夫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馬德尼亞人率波斯以陷雅典之役乎。斯巴達人背盟約而不相救。惟握哥靈士海峽以求自固吾圉。彼非畏敵也。實其闇於大局。昧於戰略。使然也。而斯巴達自茲以後。遂不振矣。此不過其現象之一端。偶然表見者。實則其受病。早自數百年以來。而末流特承其敝而已。

(第二)務內治而忌外通。人之不能以區區一小羣而孤立於世界也。勢也。羣與羣相。通則能吸取他羣之智識之力量。以自利其羣。而斯巴達忌之如蛇蝎焉。我雖不往。終不能禁人之不來。況我正欲有所大往。而烏可以不利用人之小來哉。斯巴達人自造出一種特別人格於天地之間。高自位置。而不欲易種於茲。邑志固可嘉。而無奈其終不適於天演之公理。故後此與雅典相遇。而終不能不爲之下也。

(第三)善保守而乏變通。來喀瓦士之制度。治來喀時代之斯巴達。而利賴無窮。然來喀所以立此制者。有其目的所在。目的既達。斯百尺竿頭。當進一步矣。而斯巴達不然。則徒法之弊也。不法法固不可以治國。法不法尤不可以治國。來喀之制。所以法法也。數百年後。而來喀之法。已成不法矣。彼英國之能以「法治國」爲一世師也。爲其法

乎。抑。有。更。存。於。法。之。外。者。乎。英。國。以「不。文。憲。法」。高。視。濶。步。於。世。界。蓋。所。重。者。法。之。精。神。非。法。之。機。械。也。而。斯。巴。達。則。機。械。焉。者。也。彼。斯。巴。達。數。百。年。之。歷。史。實。來。喀。瓦。士。一。人。之。傳。記。而。已。舍。來。喀。則。無。斯。巴。達。來。喀。不。可。復。生。而。斯。巴。達。遂。長。此。終。古。吾。聞。來。喀。之。功。成。身。退。也。誠。國。民。曰。非。待。吾。歸。勿。改。斯。法。吾。甚。惜。來。喀。之。往。而。不。返。也。

以上三者其弊同源。當波治的亞之役之起也。

紀元前四
三二年

皮羅般尼梭諸邦迫斯巴達

人使開聯邦總會於其都城哥靈士之總代人起席而責之曰。『雅典人果斷敏捷天然具改革家之資格而卿等指斯巴達人反之惟務保守既得之事物遂至其應盡之責任必不可缺之事業棄而不為雅典人有學識以佐其胆略雖至危險之事業毅然赴之處非常之逆境無所於撓而卿等反之以尺寸之事業自畫遭遇艱鉅失望落胆不知所為雅典人決不退轉卿等決不前進雅典人常欲馳域外之觀卿等惟知有闔內之略雅典人常思以新運動得新利益卿等常恐以新運動失舊利益』云云此實可為當時斯巴達人當頭一棒之言也。夫斯巴人昔時之意氣何以雄傑如彼今也何以銷沈如此毋亦世運進地位進而羣治之實力不能與之俱進故優勝劣敗之公例終不

可逃而九跳十擲之乳虎遂不免於蹶憊而無從復振也雖然此豈來喀瓦士之罪哉

結論

新史氏曰吾讀斯巴達史怪其以不滿千里之地不盈萬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絕大之名譽於歷史上至今二千餘歲論政體者必舉之論教育者必舉之論軍事者必舉之鬻毘之子入學校則必咕嗶其詩歌而記誦其實錄何其榮也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萬倍於斯巴達土地二千萬倍於斯巴達之一國而乃不列於公法不儕於人道演說家引爲腐敗之例證報紙上借爲笑談之詞柄舉數千年來上下古今之歷史無此奇醜殊辱斯巴達處四面楚歌之裏而日關百里之國者則並臥榻而不能保也斯巴達當十數倍敵軍壓境之際敢毅然戮其來使之國者則如客子之常畏人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是耶是不能言其所以然吾惟讀斯巴達史而若有物焉怦怦而來襲余心使吾嚏使吾汗使吾嘔使吾慄使吾笑使吾啼吾不知果何祥歟

新史氏又曰吾聞之前世紀之哲學家曰政府者爲人民而立者也人民者非爲政府而生者也吾心醉其言而竊不解乎反於此公理之斯巴達何以能立國於天地何以能

垂名於歷史。吾今乃讀夫所謂帝國主義者所自出之學說。吾今乃知斯巴達之魂魄。歷二千餘年後。從冢中起而復生於今日。而徧生於大地。吾又聞之先史氏曰。使斯巴達。而能兼吸雅典之所長。以自營衛。則全希臘將入於斯巴達。全歐洲將入於斯巴達。顧吾竊睨夫耽耽逐逐於吾旁者。爲斯巴達。還魂者若干國。爲雅典。還魂者若干國。數十年前。尙猶斯巴達。自斯巴達。雅典。自雅典。今則斯巴達無一不雅典。雅典亦無一不斯巴達。一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雅典無量也。一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斯巴達無量也。僅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其雅典而斯巴達也。僅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其斯巴達而雅典也。斯巴達而雅典。雅典而斯巴達者。徧滿於大地。於是乎不斯巴達不雅典者。遂無所容。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噉黑羹。吾不知果何祥歟。

(完)

孟子微

明 夷

續第十號總論第一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人倫者人道之自然。人生所必交之序。而不能離者也。人倫之道。乃人人天命性中之仁所自有。而行之久暫精粗大小淺深。恐未能適得其宜。惟聖人累經考驗。擇其至精善者。修治而施行之。切于人情。可爲人法。如爲方員者之不可離規矩也。堯舜是也。堯舜之道。君臣則明良揖讓。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黎民則順則忘力。軒鑿鼓舞。如韓非李斯之事秦。以法術督責之術媚其君者。謂之不敬。以鉗制

二

壓伏待其民者。謂之賊。故堯舜可以爲法。而幽厲可以爲戒。厲王暴虐。民得救。幽之于彘。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法路易十六。罽禮之見逐于民矣。孟子又總大道而言之。只有仁與不仁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一切治教之得失進退是非。皆以此決之。此一言乃孔子論道之總要。提綱揭領。大聲疾呼。判黑白之途。別善惡之界。分上下之達。辨是非之門。鑒于今故禍福之由。驗乎興衰存亡之理。得此入門。乃不惑于歧誤。據此論議。乃可辨乎是非。雖事有萬殊。不出二道。特以其分數多少等差之而已。一念之出入。行事之從違。學者宜知決擇矣。吾嘗爲百度人表以仁不仁差之等。其分數以爲其入度之多寡。進退一切政教。萬化皆括于是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

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覺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人之責任。誰使之然。昔伊尹以爲天使之也。以仁爲任。民智未開。則覺其愚。民有患難。則同其凶。故一在覺民。一在救民。此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是天生。故不曰國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則直隸于天。人人皆獨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親如兄弟。然但生身有先後。故知覺有先後。而同有知覺。同宜覺。後覺則一人不知。斯民同爲天生之同胞。則疏之遠之。視人之肥瘠困苦。患難。漠不憂心。如知其同出于天。爲大同胞。大同氣。如幼弟。然則愚冥。安得不教之。其不被己及。

友愛安得不引爲己過。此堯舜之道。伊尹之任。並非過爲也。乃其知覺如此。爾凡物之有無是非得失從違。皆視其所覺。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侖。則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自漠然無所憂心。今萬國交通。各國戰事。畢陳報上。則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德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烟漲天。頭顱遍野。爲之惻傷。推之火土諸星之生人。吾地上人漠然無覩。若今能見覺。當亦同此惻傷。自此外而推之。諸天內而推之。微生物莫不皆然。若皆覺其婉轉呼號。知其呻吟痛楚。應皆惻然。故病狂者雖親喪而言笑自如。無所覺故也。況於家國。彼何關痛癢焉。故愚夫只養一身。或養一家。或營一職。甚者一身之中。僅養一體。蓋覺性極小。彼盡其力以奉覺性之命。故也。若能知天民之任。自有惻然于大同胞。而日思覺之救之。其不能覺不能救。則引爲己罪者。故人之如何。只視所覺。堯舜伊尹孔子。孟子之覺與常人不同。故耳。先師朱京卿諱次琦字子襄曰。天生人耳目手足與物殊。便當盡人之任。天生我聰明才力。過于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爲斯民計耳。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若自私其才力聰明。則是負天生我之厚恩。故人當以伊尹之

任爲法。若其非道非義。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弗取。一介弗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要皆以仁潔身。要于行堯舜之道。以覺民救民而止。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爲太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爲撥亂世君主之聖。皆推不忍人之性以爲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爲人矩者。孔子祖述憲章。以爲後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爲中國也。其相去千餘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

乃孟子特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爲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爲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豪傑之資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自立進取。乃人權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蓋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于父母而孝弟。本仁于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點。仁雖同而親親爲大。仁雖普而孝弟爲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忍于家庭。薄于骨肉。則厚薄倒置。不合人理。苟非行詐矯僞。則爲驚外逐世。非人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于骨肉。安有忍于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旣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反於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爲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匱。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爲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之孝弟。至謂人人可爲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太平大同之義。納人人于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

人道于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爲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不忍之心。自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既仁於父母。思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失所。若納于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故創爲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貧。升平之制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即言仁政。及叩仁政之實。告梁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相須而舉。相待而成。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一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二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三歲一墾。下田五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

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者。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日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讀。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按

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趨于平而後止。而平之爲法。當重民食爲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於王者。起化莫先于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爲授受墾易田。中自井。葱韭廬舍桑荻菜畜鷄豕瓜果蠶織喪葬。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儲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尙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于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略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既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稽察既難。研究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即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

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生計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封建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美國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爲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世人少。專于農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藉者。亦孔子先懸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爲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即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夥即其民也。人執一業。量以授俸。於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休沐游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于議院。引于宴會。則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備于禮樂矣。故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據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

（未完）

名家談叢

飲冰室師友論學牋

東海公來簡

壬寅五月

(前略)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對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對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誡爾後益緘口結舌雖朝夕從公游猶以此大事未嘗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僕初抵日本所與游者多奮學多安井息軒之門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爲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游美洲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濁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爲文明大國尙如此况民智未開者乎因於所著學術中論墨子略申其意又歷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爲政體必當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則又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謂電信鐵道郵遞之類之權歸之於中央政

府盡廢。今之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爲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自朝廷。下至府縣。咸設民撰議院。爲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後仿英國。而又將二十一行省。分畫爲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政府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帝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合衆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如此則內安民生。外聯與國。或亦足以自立乎。近年以來。民權自由之說。徧海內外。其勢長驅直進。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稱類族。或主分治。亦囂囂然盈於耳矣。而僕仍欲奉主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僕終守此說不變。未知公之意。以爲然否。已不能插翼奮飛。趨侍左右。一往復上下其議論。甚願公考究而指正之也。天下譁然言學校矣。此豈非中國之幸。而所設施所經營。乃皆與吾意相左。吾以爲非有教科書。非有師範學堂。爲之先。則學校不能興。而彼輩竟貿貿然爲之一也。吾以爲所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學校。而彼輩棄而不講。反重大學校。二也。吾以爲所重在普通學。取東西學校通行之本。補入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學。然後乃能立國。乃能興學。而彼輩反重專門學。三也。吾以爲五經四書當擇其切於日用。近於

時務者分類編輯爲小學中學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爲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爲重四也吾以爲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鑑舉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吾以爲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興學校乃專爲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電醫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俟業成而用之治民蒞事乎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意見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後略）

章太炎來簡 壬寅六月

（前略）酷暑無事。日讀各種社會學書。平日有修中國通史之志。至此新舊材料。融合無間。興會勃發。教育會令作教育襟志。作新譯書局令潤色譯藁。一切謝絕。惟欲成就此志。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爲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爲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鎔鑄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說。自與通考會要等書。徒爲八面鋒策論者。異趣亦不

至如漁仲通志蹈專己武斷之弊。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爲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啓導方來爲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四千年中帝王數百。師相數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僕數。通史自有體裁。豈容爲人人開明履歷。故於君相文儒之屬。悉爲作表。其紀傳則但取利害關係。有影響於今日社會者。爲撰數篇。猶有歷代社會各項要件。苦難貫串。則取械仲紀事本末例爲之作記。全書擬爲百卷。志居其半。表記紀傳亦居其半。蓋欲分析事類。各詳原理。則不能僅分時代。函胡綜叙。而志爲必要矣。欲開濬民智。激揚士氣。則亦不能如漁仲之略于事狀。而紀傳亦爲必要矣。頃者東人爲支那作史。簡略無義。惟文。明史尙有種界異聞。其餘悉無關閎旨。要之彼國爲此。略備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其餘史學原論。及亞細亞印度等史。或反於修史有益。已屬蔡君鶴廬購求數種。百卷之書。字數不過六七十萬。或尙不及。盡力爲之。一年必可告竣。頃閱新民叢報多論史學得失。十一期報中。又詳舉東人所修中史。定其優劣。知公於歷史一科。固振振欲發抒者。鄙人雖鴛下。取舉世不爲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棄乎。

史目如左

五表

帝王表

以朴略時代人文時代發達時代衰微時代概括之

方輿表

職官表

師相表

文儒表

十二志

志名或病其舊擬取逸周書篇題名號改命曰解俟商

種族志

民宅志

此與方輿表不同者彼略記沿革此因山川防塞以明社會風俗之殊異故不得不分為二

食貨志

工藝志

文言

志

宗教志

學術志

禮俗志

除祭禮入宗教

章服志

法令志

溝洫志

兵志

此十二志每志約須分四五卷

十記

革命記

周服記

秦帝記

南胄記

唐藩記

黨錮記

陸交記

海交記

胡寇記

光復記

八考紀

秦始皇考紀

漢武帝考紀

王莽考紀

宋武帝考紀

唐太宗考紀

元太祖

考紀

明太祖考紀

清三帝考紀

二十七別錄

管商蕭諸葛別錄 李斯別錄 董仲弘張湯別錄 劉歆別錄 崔浩蘇綽

王安石別錄 孔老墨韓別錄 朱熹王守仁別錄 其餘著者皆詳學術志此數人專蹟較多故列此兩傳 許衡魏樞

湯斌李地光別錄 顧黃王顏別錄 饒寬傅餘曾靜別錄 辛疾張世金聲別錄 鄒

成張言煌別錄 多爾袞別錄 張廷鄂爾別錄 曾李別錄 楊維庚信謙益別錄

孔融李紱別錄 洪秀全別錄 此或入紀俟商 康有為別錄 游俠別錄 貨殖別錄 刺

客別錄 會黨別錄 逸民別錄 方技別錄 嗜人別錄 序錄

國聞短評

西藏密約問題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嘻咄咄怪事。

丙申庚子。兩度滿洲密約。既與舉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爲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前號本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所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即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爲探險隊。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砲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制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故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此地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爲還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爲平亂之酬報也。而此

次之西藏密約。卻爲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利害之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一二人利害之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十數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況以地球堂堂一大國政府之力。其所懷挾者數十倍。數百倍於此。而未有已也。得此術以行之。雖盡攬十八行省之統治權。可也。而何有於區區一西藏。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自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稿。則出瞿鴻禨之手云。

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利害與日本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乃至印度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蔡鈞曠辱國權問題

蔡鈞何人也。其名豈足屢污我新民叢報。然而竟相污至再至三。是亦蔡鈞之好手段也。

六月廿五六七等日。有蔡鈞與留學生紛爭一事。其詳別見本號餘錄門中。茲不贅述。此事之起。由蔡鈞不肯咨送留學生入學也。日本例。凡入學校者。無論本國人外國人。皆須有人爲之保證。若官立學校。則與官交涉。須公使爲保證。亦屬情理之常。蔡鈞者。文明之敵也。恨不舉東京留學諸生。一旦而驅之出境。其於官費生。固已視之如眼中釘。其咨送也。不得已耳。至私費生。則其仇之愈甚。故出全力以阻之。抵死不肯咨送。蓋懼吾國之多才。而欲牧其萌蘖也。其罪一也。不送則不送耳。不過得罪學生團體已耳。然而蔡鈞乃縮頭曳尾。一種類。無此胆量也。乃出其官場枕中祕之手段。曰模稜。曰掩飾。曰推宕。僞許以五人互保。便允咨送。彼其時。固本無欲送之心也。無欲送之心。而以爲學生之可欺。其罪二也。已則不送。而欲嫁其責於日本人。謂參謀本部不肯收納。夫參謀本部咨覆之文具在也。學生非如蔡鈞之胸無點墨。何至並文中之意而不能解。蔡鈞貪言而肥。而猶欲掩耳盜鈴以欺人。其計之拙。亦不可思議矣。其罪三也。學生求

見不見。質問不答。豈不思汝所處之地位爲一國人之公僕耶。何物銅臭。無禮乃爾。其罪四也。

以上四罪。願猶可恕。其最不可忍者。則最後。鹹辱國權。一大問題也。夫公使館者。治外法權之地也。公法上視之。如本國。非所在國之權力所能及也。乃蔡鈞一則使日本警吏拘吳孫二君。再則使日本警吏拘來謁學生五十餘人。夫蔡鈞仇學生。則自仇之可耳。而奈何其不能自了。而假手於他人也。嗚呼。我國民其知之否耶。蔡鈞者。全國政府官吏之縮本也。此案者。將來中國前途之倒影也。現政府統治一國之能力。早已掃地以盡矣。雖然。彼有所恃。以自楮焉。何恃。曰。恃外人國民之言論舉動。有一不愜於己者。則以太阿之柄。授諸外人。使草薶而禽獮之。使館可以發警察。而使入則境內。何不可以召軍隊。而使來。二百年前。僅有一吳三桂。今則爲吳三桂者。舉國皆是也。夫縮頭曳尾之蔡鈞。則何足責。然此中消息。有識者。不得不寒心也。

日本各報紙。數日來。衆口沸騰。議論此事。公論尙未盡泯沒。今以吾所見之報。列其甚

右祖及中立者如下。

時事新報	中央新聞	東京朝日新聞	日本新聞	東京日日新聞	國民新聞	每日新聞	萬朝報	二六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	每夕新聞	都新聞	讀賣新聞
祖●蔡●鈞	祖●學●生	祖●學●生	祖●學●生	中●立	中●立	祖●學●生	祖●學●生	祖●學●生	祖●學●生	祖●學●生	祖●學●生	祖●學●生

日本有一西文報曰「日本泰晤士」Japan Times 者其訪事人以此案質問於蔡鈞。

蔡鈞曰：「是康有爲所嗾使也。」云云。嘻，異哉。康南海久旅英屬，與東京學生會無一面緣。何從嗾使耶？學生皆知自由獨立之大義，豈爲人所嗾使者耶？蔡鈞豈以爲我一國青年子弟皆似受人嗾使之蔡鈞耶？蔡鈞常欲舉泰西數百年大哲所發明之公理地球數十文明國所施行之舉動，盡取而納諸康黨，其愛康黨也至矣。然康黨則烏敢當此。——日本泰晤士亦袒留學生。

留學生以國權問題所關重大也，乃集議於會館，以滿場一致決議，蔡使放棄國權之罪，乃以電報彈劾之於北京朝廷。且飛檄各督撫，請蔡使之解任。此舉也不過爲蔡鈞增一保案耳。雖然是烏可以已一國公僕而濫用其權，以損害主人權利者，主人例得放逐之。雖其力未能是固不可以已也。孔子之齋戒沐浴以請討陳恒，何爲也？夫蔡鈞乃公僕中之輿僮，么麼小醜焉耳。

且主人不自知其爲主人之資格，則亦已耳。苟其知之，則以多數之主人斷無不能勝少數之悍僕之理。吾嘗讀歐西百餘年來之歷史，其革千載之積弊，建回天之偉業者，何一不從學生團結而來？遠徵諸法蘭西之巴黎，奧大利之維也納，近徵諸俄羅斯之

聖彼得堡。葱葱哉。鬱鬱哉。學生之氣概。轟轟哉。烈烈哉。學生之事業。嗚呼。噫嘻。何渠不若漢。

以暴制暴。非所貴也。故有文明思想者。常善以文明之手段。恢復其固有之權利。今次之舉。其近之矣。自立於無可訾議之地。以溫和之法。而請願於使署。以溫和之法。而集議於會館。以溫和之法。而要求於朝廷。此歐西人民所經由之路也。我中國國民運動之歷史。一見於乙未年。日本議和時之公車上書。再見於庚子年。立天阿哥時。海外之飛電。並此而三矣。而此次之舉。尤有次第。有法度。是國民運動力進化之明證也。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檀香山賠款問題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擔認賠償。乃至今年。毫無影響。蓋檀政府之力。實不足以辦此。故請求諸美國華盛頓政府。乞以國庫支辦云。今年美國議會。此案殆將通過。全檀僑民。鵠立以待。涸轍之救。乃最後爲某議員所沮尼。竟於豫算案內。除去此項。今欲得賠款。不可不再望諸

三年後之第五十八次議會。然五十七議會。可以否決。五十八議會。又安保其不否決。耶。且否決之數。十八九。在意計中耳。若是乎。吾華商之數百萬血本。其遂已矣。

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騙耳。直盜賊耳。先哲有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斯言諒哉。吾聞南美洲之各地。數十年來。屢次革命。其革命軍無論大小。無論成不成。而每暴動一次。則吾華商財產損害者。必以數百萬計。今已不知其幾千萬矣。而何有區區之檀島。雖然。我政府豈惟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知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此地。而亦不知也。

檀香山之役。日本人所損失者。不過區區十數萬耳。然頃者。據所報告。則旅檀之日人。開大集議於領事館。決議特派二員。歸懇於政府。由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雖其果能有效與否。不可知。然爲一國公僕。受國民委託者。不當如是耶。若我華民。則何所呼籲。何所伸訴。乎。無父無母之孤兒。在途中受他人之鞭笞呵斥。忍氣吞聲。並哭不敢。而何有於爭辯。哀哉。無國之民。哀哉。無國之民。

民選領事問題

中國駐劄檀香山領事楊蔚彬。貪污殘暴。闔埠僑商。久欲得其肉以爲食。但顧全國體。不欲與爲難也。乃楊贖貨無厭。竟串同奸僧偷走鴉片私烟。計瞞稅直美銀五萬元。約墨又欲並其合夥之奸僧所得一部分之利益而奪之。夥忿忿洩其事。於是美政府

銀十萬元根究全案。水落石出。並查有私帶不合例之人上岸之案多件。美政府乃照會北京政府。解其任。訊其罪。楊已去矣。

美政府知中國官場爲魑魅罔兩之窟也。乃告檀島華商曰。吾願與商交涉。不願與官交涉。請爾等於闔埠中有望者。公舉一人焉爲領事。若貴政府不認。吾國能必使認之。華商之有文明思想者。提及官之一字。輒鄙之。不以人類齒。故今尙未肯徑諾之云。雖然。此事殆非可以已。聞美政府之意。欲舉金山紐約馬尼刺諸地領事。皆一律照此法辦理云。

我政府所不欲派之人。而他政府強之使派。是國恥也。雖然。美人心目中信用我國民。不信用我政府。是亦大國之風度也。夫政府既自取其侮。而國民又烏可放棄其責也。

嗚呼、美○國○之○舉○動○視○彼○戡○戡○然○媚○腐○敗○官○吏○越○俎○以○代○人○壓○制○民○權○者○何○如○矣○

十

兩夜孤舟宿鏡湖

秋聲蕭瑟滿菰蒲

書生有淚無揮處

尋見祥符九域圖

金尊翠杓猶能醉

狐帽貂裘不怕寒

安得騰騰三萬疋

月中鼓吹渡桑乾

史界鬼塵錄

好藩臺

▲胡文忠爲人最有血誠。然亦善用權術。咸同之間。朝廷舍湘軍外。固無所可倚任。然固不能無疑忌於其間也。乃特派滿洲大員監督之。官文恭文以大學士督湖廣。蓋有深意焉。曾左諸公頗憂之。胡文忠曰。是易與耳。其後官文恭卒無所掣肘。事事惟胡曾所命。皆文忠苦心利用之功也。今記其一事。官文恭有愛妾。常欲寵異之。到任甫一月。值妾生日。僞以夫人壽辰告百僚。擬待賀者至門。然後告以實爲如夫人也。屆期客羣集。藩司某已遞手本矣。閣者以實告。藩司則大怒。索回手本。正與閣者紛議間。而胡文忠亦至。詢其故。藩司曰。『夫人壽辰。吾儕慶祝禮也。今乃若此。某朝廷大僚。豈能屈膝於賤妾。』卒索手本去。胡文忠從旁贊歎曰。『好藩臺！好藩臺！』乃語甫畢。竟自昂昂然傳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頓首拜之帖。入祝矣。當藩司之索回

手本也。道府以下亦紛紛隨索者不少。及胡文忠以巡撫先入視，則又相隨而入。官氏妾幾於求榮，反辱得文忠，乃完其體面。妾大德之文忠，誦知文恭之愛，而畏其妾也。歸署，乃以夫人之意，請官妾游宴，而先告太夫人，善待之。官妾至，胡太夫人認爲義女，自是官妾兄文忠矣。文忠欲有所施設，慮官爲難者，則先通殷勤於其妾。妾乃日夜聒於文恭之前，曰：「你懂得甚麼？汝的才具識見，安能比我們胡大哥？不如依著胡大哥，怎麼做便怎麼做罷。」官輒唯唯奉命，惟謹。自此官胡交驩，而大功之成，實基於是。

賜同進士出身

▲曾文正以三甲檢討出身。生平以爲第一恨事。有言及者，輒自拂鬱。一日與幕中諸鄉人宴飲，座客某以懼妾癖聞，文正戲之曰：「我有一聯，請君屬對……代如夫人洗脚……其答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文正大慚恚。」

曾左屬對

▲曾文正又曾戲左文襄以其姓字出一聯使屬對。聯云……季子敢言高與余意見

大相左……蓋文襄字季高也。左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伊經濟有何曾……文正軼然。

彭郎奪得小姑回

▲彭剛直督長江水師。當收復小孤山時。曾有詩云。十萬大軍齊鼓噪。彭郎奪得小姑回。蓋小孤山亦名小姑山。對岸有彭郎渡。相傳彭郎小姑男女相悅者也。故一時傳爲美談。同事某將官聞之曰。可惜我不會做詩。更可惜我不姓彭。其實我收復小孤山三日。彭雪琴尙未到呢。

威妥瑪筆記

▲前英使威妥瑪久住北京。歸國後著有筆記。描寫中國官場魑魅罔兩情狀。窮形盡相。內一條云。『余初到北京。往總理衙門求晤所謂外務大臣者。及其出見。則纍纍然十人。問之皆外務大臣也。余已駭之。及相見良久。莫肯發一言。余不能耐。乃先開口作寒暄語曰。『今日天氣甚好。』舌人通譯之。則彼十人者相顧錯愕。莫知所對。又良久。其中有沈桂芬者。先答曰。『好。』乃彼九人者同時應和之曰。『好！好！好！』

其聲殆如狗吠使我駭絕』云云。其言或不無太過。然中國官場畏懼洋人之狀態。實亦有類此者。

逸老堂

▲前明禮部尙書錢謙益。鼎革後歸命新朝。復襲舊職。猶覲然常自號遺民。蓋第一等無恥小人也。晚年大營第宅。自題宴客之室曰逸老堂。有少年於夜間榜一聯於其楹云。逸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

小說

新羅馬傳奇

飲冰室主人

第四齣 俠感

(二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露
 巾。(采桑子)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掩卷故聞杜宇啼。千年故國
 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
 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萱堂。夙承教育。
 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學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
 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貴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
 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仳離。生民塗炭。痛雌風之不競。為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
 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髫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

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愈曰。此子可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携俺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為歡笑。預備陪侍則箇。

(懶畫眉)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 (老旦上)

(前調) 嫠緯淒涼。歷劫塵塵。臨睨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携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 (老旦) 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僭們意大利也曾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戴著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箇(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愕狀介)(外昂然下)(生日送良久介)(向老旦介)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他甘心割慈忍愛。別并離羣俠轟轟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犴狴……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霎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窓裏。雄鬼爲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撇關。贖了孤身。

(淚介)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箇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不想俗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淒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箇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

樣纔不辜負爲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

(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爲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實此目的也
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擇捨去了別成妙語舞文手段
可畏之至

十五小豪傑

法國焦士威爾奴原著
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逐
開學會佐克情無言

話說武安提議道。我們既占這個孤島爲他起了名字。今更要舉一總統治之纔好。杜番道。舉總統麼。武安道。置一首領。凡事聽其指揮。庶幾號令出於一途。辦理庶務。更爲圓滑。說畢。衆童子齊呼道。甚是甚是。快使我們選總統罷。杜番接口道。選總統亦可。但須限定任期。或半年。或一年。武安道。惟任滿之後。倘再被選。仍得復任。杜番滿腹疑忌。唯恐各人選了武安。因著急道。武安說的是。但我們當先選誰。武安道。自然是最賢明之人了。算來莫似我俄敦。各人聞說。即拍手歡呼道。是了是了。俄敦萬歲！萬歲！俄敦初欲遜謝。總想他武安杜番兩黨。不時齟齬軋轢。全賴著我居間調停的。今舉我坐了第一把交椅。似於和合他們。更爲容易。再三想過。知道機不可失。遂欣然答應了。若使這個孤島。果如衆人所料。其位置在紐西崙以南。則自此至十月初旬。天氣寒冷。其間五個多月。定是不能出門口一步了。……俄敦嚴定課期。使他幼年的每日按

著用功。不把光陰虛度。自是每日午前午後各定功課兩點鐘。到了時候盡會於新洞書室。命第五班的武安、一番格羅士、馬克太及第四班的韋格、乙菩、輪班講書。教些歷史數學地理。或就所諳記的。口說相傳。或將帶來的書籍。指出解釋。他第三第二第一幾班的欣然領教。樂此不疲。其受益之大。固不待言。即他充當教習的。亦可藉此溫復一番。不致遺忘。真可算一舉兩得的善法了。此外每逢禮拜日及禮拜四日。開一講習會。或將歷史事實。我就目前事情。擬定題目。大家討論。其利害得失。集思廣益。交換智識。彼此都覺得有趣起來。學識亦漸漸有進步了。天朗氣清日暖風和的時候。又大衆在那湖邊。從容散步。有時相約競走。練習體操。以防倦氣來侵。沈鬱生病。使韋格巴士他兩人監督著各人。都把時辰表較準。尅期用功。又使乙菩每日將寒暑針風雨針的度數記了。其外一切雜事。因巴士他從來已設一日記部。詳細登載。遂將此任。歸他專管。每到禮拜晚。大開音樂會。雅涅端坐彈琴。各人齊唱國歌和之。往日在學校。佐克是最有名能唱。各人都讓他第一的。誰知他在這裡。常坐在衆人背後。無精無采。從未見他開喉唱過一句。武安從此更疑心他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已到了六月下旬。

寒著針漸漸降下。常在零點以下十度乃至十二度之間。洞內幸有許多積薪。每日燃著火爐。尚能保住零點以上的溫度。不致僵手僵足。一日寒威少減。雪花亂飛。剛剛下了一日。把這孤島。全現出玻璃世界的景象。各人歡歡喜喜。跑出洞外。團雪爲丸。相擲爲戲。佐克這時亦在局外袖手旁觀。不料格羅士舉一雪丸。猛力一投。正誤中他的臉上。立時鼻血湧出。流個不止。格羅士瞧見道。我本無心擲傷你的。說著便走。武安拉住道。你出於無心。我亦諒你。但你亦太不留意了。格羅士道。照你這樣說。你佐克既非預份擲雪的。偏要企在這裡。卻非自己不仔細麼。忽聞杜番高聲大叫道。這樣小事。爲甚麼就要吵嚷呢。武安道。自然是小事。但我亦只勸格羅士嗣後須少留意耳。杜番道。這件事不待你勸戒。格羅士的。你不聽見他已經謝過嗎。武安道。杜番。我不解你爲着甚麼。偏要強來干預。這不是我與格羅士兩個交涉。不干你事的嗎。杜番道。雖然如此。總是我聽見你說這種話。我就不能忍默的。武安握拳道。你想怎樣就怎樣罷。杜番亦攘臂道。自然不受你指揮。兩人正在盛氣相向。勢將用武。適俄敦走來。瞧見。因宣言道。杜番所爲。有意滋事。杜番聞言。不得已。慨然入洞去了。俄敦及衆人知道他兩個斷不情

干休的。俱放心不下。至兩人究竟如何結局。此是後話。今且不表。卻說衆童子至六月杪。天氣愈冷。降雪愈深。常積至三尺四尺。除有要事之外。一步不能跑出洞外。童子們當未下雪時。一切大抵準備。惟是汲水一事。最是爲難的。俄敦與巴士他商量了幾會。巴士他建議。若在地中設一水管。自那河底通至洞中。則不獨可省提甕出汲之勞。即使寒洳至極。河面凍了。河底亦斷不凍的。我們的食水。豈不是源源不竭麼。衆人聽說。俱大贊成道。妙哉妙哉。但這件事。言之雖易。行之甚難。可喜胥羅船浴室的鉛管。尙在他們手裏。巴士他就靠着。他與衆童子盡心竭力。經營了好幾天。纔得成功的。夜間點燈的東西。幸自船中帶來的油。尙有許多。數月之間。儘可敷用。但恐到了冬盡時候。就不免告乏。莫科早已慮及此事。每宰禽獸。輒將他的脂膏。收藏停妥。以備將來製造蠟燭之用。於是童子們所關心的。就是他日用的食物了。他們因天時寒冷。許久不能出外漁獵。只有坐食。日少一日。惟靠著莫科從前準備下的野鴨、火雞、鹹魚。及由胥羅船拿來的罐頭。日前儘可敷衍。但是他們十五個童子。幼的九歲。長的十五歲。都正喜健飯的。每日所需食物甚多。他們見食物漸短。未免寒心起來。正不同杞人憂天的。況沙

毗啻了一個駝鳥。亦累他們不淺的。這時候洞外堆了好幾尺雪。日日尙要掘些樹根野草。將來餵他。惟是這個職役。沙毗獨自擔在身上。不敢勞別人的。常笑嘻嘻對着大眾道。他定可充俺一個好坐騎的。你們且看。一日天氣寒甚。洞外溫度降至零點以下十七度。洞內積薪剛告乏了。童子們無奈。只得忍著寒。到那陷莽林。冰手僵足。好不容易採了多少。莫科看此情形。忽然想出一計。把那長丈二尺濶四尺的桌子反轉了。在積雪上面推來推去。就似大禹泥行時所乘的橇一樣。童子們將所採的薪木堆滿其上。滑滑地推進洞中去了。比從前肩挑背負。省卻許多氣力。自七月九日起。日日照樣搬運。不過忙了一禮拜。數十日內。儘可無薪盡之憂了。武安忽向衆人道。今日不是七月十五麼。據北半球的慣例。今日倘然下雨。從此四十日間。難望晴快了。他們忘了南半球的天氣。與北半球不同。白躁了心。卻喜是日連一點陰雲都沒有。惟東南風吹得極緊。寒威越發難捱。童子們瑟瑟縮縮。終日團在洞內。有誰敢出門一步。這樣枯坐無聊。運動不足。剛苦了一個月。都覺得不舒服的。至八月十六日。忽然吹起西風來了。寒雲漸散。天氣微和。社番武安沙毗韋格巴士他商量道。我們想著到胥羅灣一尋舊遊。已非

一日。恨阻風雪。久不果行。今幸天和日暖。未免同走一遭則箇。他們鬱鬱已久。正欲藉此一舒筋骨。且念著插在石壁上的英國旗。定已破爛。決意把他換過。稟准了俄敦。八月十九日早起。束裝首途。踏雪而行。可不爽快。無何到了沿澤林。四面冰結厚了。更不必枉道直履之而過。及抵胥羅灣。拿表一瞧。纔不過九點鐘時候。但見碧海之濱。鴨鵝亂非。岩礁之上。海獅戲舞。遙望著自紐西崙川至幻海臺。白茫茫雪深幾尺。俗語道。琉璣世界。真不錯的。眼界盡處。只是海濶大空。并不見一隻飛鳥行迹。五童子急弄早飯喫了。就將帶來的新旗換上。更採杜番的條陳。拾一塊木片。把距此六邁路。有一法人洞。衆童子占了居住的事情。簡明記了。繫在竿頭。這也算童子們用意周密。倘然有船經過這裡。望見旗號。泊岸尋來。便可省知他們蹤跡。前去搭救的了。看見日已傾斜。各人急跑回洞。復命俄敦。時自鳴鐘正打四下也。自此無事。至九月初旬。寒暑針漸漸昇上。天氣乍暖。知嚴冬垂盡。不久便是好春時節。童子們自念漂到這島。不知不覺已過了六個月光陰。這島的西方。是胥羅船的來路。行了幾個禮拜。都沒有二點陸影兒。是斷無可屬望的了。那東南北三面。雖然未曾巡繞。但坡陰所遺下的地圖。并沒記照見甚

麼陸地。坡陰的地圖。本是精精確確。無可疑的。惟是他當日苦沒拿有千里鏡。常人的肉眼。原望不到兩三邁外的。他縱然曾立惡蘭岡上。四處張望。或者遠處真有陸影。爲他目力所不及。亦未可定。童子們恃著自己拿有千里鏡。立意再爲探望一番。因展地圖一看。知東岸有一海灣。凹入家族湖那邊。與胥羅灣正遙遙相對。距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許。遂決計先往那灣頭。熟察東方情形。恨天氣還寒。正苦苦悶悶的。等著春回日暖。怎知到了九月中旬。愁雲四合。狂風大作。一連吹了幾天。比在胥羅船上所遇的。更爲利害。那石壁也似搖搖擺擺。差不多就要踢將下來。人人害怕。個個驚心。這洞口所籍的窻戶。或被捲去。或被吹破。童子們狼狽非常。其困蹙之狀。較昔時盛冬時節寒暑針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的時候。尤爲不寒而慄的。而且無論甚麼禽獸。爲著這樣暴風。都找個藏身的地方躲避去了。湖中遊魚。亦緣波濤鼓盪。深深潛伏。童子們或漁或獵。全無所獲。這時風雖猛烈。地氣卻暖。積雪逐漸溶了。反轉桌子造的雪橇。至此變了無用。童子們早已算定。意欲造一手車代他。巴士他記著從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絞車盤。就把他車輪大小相同的揀了兩個。那車輪本是有鋸齒的。不是將他

平了。斷難轉動。巴士他費了許多功夫。究沒法將他除去。不得已用些堅木填塞上了。再找鐵箍緊緊束住。竟得了兩個車輪。到十月上旬。居然成了一輛手車。這時候風色亦漸穩靜。比及中旬。麗日當空。陰霾全散。童子們如鳥放籠中。虎出檻外。終日在洞外遊戲。都無所苦。於是漁的漁。獵的獵。樵的樵。各自欣然從事去了。俄敦老謀深算。知那彈藥。是將來有大用處的。因嚴戒各人切勿浪費。故他們獵手。專靠著張羅設筭。幸仍獲得許多小鳥野兔。以飽枵腹。至二十六日。忽有一事。令童子們捧腹的。是日沙毗將平日所養的駝鳥。牽出檻外。擬乘此馳騁。誇耀眾人。童子們都議議論論。或說可以。或說不行。爭來看他。沙毗牽到一寬廠地方。將韁索繫了。用兩塊皮革掩他兩眼。使巴士他雅涅兩人牽住。騰身便欲乘將上去。不料那駝鳥轉身一撲。把他丟將下來。連上了五七回。纔得坐定。便揮兩人便退。急把韁勒了。將兩塊眼遮除去。方纔駝鳥所以凝立不動。正爲着這個東西的。現下開了眼界。正如國民有了智識之後。就不肯盲從那野蠻政府的束縛的。陡然一躍。騰身望着叢林中。狂命奔逸。急得沙毗手忙脚亂。渾身是汗。正欲控韁制止。不料駝鳥把身一振。便將沙毗滾將下來。自向陷穿林裏跑去。轉瞬

間連影兒都不見了。沙毗翻起身。面紅紅的作速逃往洞裏。贏得衆人一閃散了。卻說俄敦見風和日麗。天氣漸暖。因自率童子一隊。沿着陷穿林。直到家族湖西岸。踏勘地理。考究物產。知道這樣大時。雖然在外露宿。亦無妨礙的。因提議命武安作留守。自與數人照往日所商。親往湖東一行。至十一月五日。正是出行日子。但見俄敦社番韋格三條好漢。肩着獵鎗。他們是不容易消耗彈藥的。因使巴士他修整那飛彈帶了。以備襲取禽獸。知道湖西有兩條河流。或要渡過的。適自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內有樹膠。木板一隻。疊起來不過枕箱。恁大約七八斤重。乃并檢得斧頭兩柄。一統帶了。其餘乙菩格士沙毗亦携了護身短鎗。一同七人。威風凜凜。意氣揚揚。辭別了武安各人。出了法人洞。循着湖邊向北方進發。行及兩適許路。忽見那隻先鋒獵犬符亨。在前頭停足而立。似是相等的。各人疾趨趕上。見那裡有許多洞穴。符亨正在一個洞穴旁邊。以足扒地。仰首而號。杜番早知有甚麼東西潛伏其中的。正擬裝填彈藥。俄敦高聲道。杜番。且勿浪費彈藥。余有一法。儘把穴中的動物。盡行驅出來的。說着。便率各人往那灌木叢中。拿了許多雜草。塞進穴內。縱火燃著。無幾有十餘頭狡兔。自穴中冒煙而出。張皇

圖逸。沙吡乙菩。驟見。快把鎗架斧頭。斫倒四五頭。符亨亦咬死三頭。童子們喜出望外。各人肩了一頭。急急離了灌木叢。選路前進。至十一點鐘。始抵徒叻川。流入湖中的地方。據坡陰地圖。知已離法八洞六邁路程。童子們就在川邊。選了一個雅潔地方。班荆坐定。先把三頭兔兒烹了。合些乾餅。飽餐一頓。然後濟川北行。沿途沮澤。並無駐足之處。及離了湖畔。更向茂林前進。樹不陰森。都與法人洞附近無大差異。啄木鷓鴣等。翔上下。羽彩爛然。忽有「貔加里」厚皮獸。狀類豚。在面前驚走。杜番見著。急問准了俄。教便發鎗擊之。應聲倒斃。這種獸肉。味美異帝。童子們歡喜無量。樂得今晚的晚餐及明朝的早餐。又有嘉肴了。到下午五點鐘時候。又見有一條小川橫著前面。約有四丈濶。查坡陰地圖。知是由湖中流出。繞惡崗北端。趨注胥羅灣的。這裡距法人洞已有十二邁路。童子們是晚在這川畔露宿。因名他作停宿川。翌早起來。急把繩索探這川水深淺。知是不可徒涉的。喜有樹膠舢板帶來。因展開放下水去。居然一葉扁舟。但係渺小輕巧。只能容得一人。屑屑往返。費了一點多鐘工夫。纔把各人畢渡。一切携來什物。都賴此不至濡濕。收拾妥了。後向北方前進。一片乾沙。更無沮洳。漸捨茂林。取途湖

畔。日方當中。遙望見對岸有樹梢輕拂。掩映於水天之際。自此湖幅漸窄。至下午三點鐘。對岸樹林。瞭然入目。想兩岸相去。當不出二邁以外。此地荒涼寂寞。四顧悄然。只有二三海鳥。翱翔湖上。除此之外。更無一個生物。向使胥羅船不幸漂到這里。十五小豪傑。豈不坐困食盡。早投餓鬼道去麼。既而兩岸相逼。已到湖之盡處。各人見天色晚了。決計在此留宿。因把毛布敷在地上。坐定。熟望四圍。但見白沙如鋪。青草不茁。雖欲舉火。苦無枯木。迫將所携的乾餅牛肉等。聊爾充飢。一夕無話。翌早起來。張眼遙望。見相離數武之地。有沙丘一座。高可四五丈。苟造其峯。四方形。當可了了。飯罷。各人到那丘上。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果如坡陰地圖所載。北東一面。全是沙漠。目力所盡。不睹際涯。據地圖測線。自此至海。北十二邁。東七邁。各人知行此長途。渡過沙漠。亦無益處。格羅士先說道。我們既到這里。將更奈何。俄敦道。只有乘輿而來。失望而返罷。杜番道。今除歸洞之外。別無可圖了。但須另擇一新道。以資閱歷。較之復尋來路。不更有趣嗎。俄敦道。君說甚是。我等沿著湖畔。到停宿川上。然後折而之右。直抵石壁下。循惡蘭岡而歸。就是了。杜番道。果欲循石壁歸去。自此直向陷穽林。抵其北端。然後轉出石壁下。豈

不更捷。陷筭林北端。距此不過三四邁路。若要返至湖畔。便迂迴了。俄敦道。雖係直向陷筭林。亦必要一涉停宿川之流。此川愈近海愈濶而險。或至不可橫流而濟。亦未可知。爲萬全計。仍以到川之南岸。然後轉路爲佳。商議定了。各人返至露宿處。把毛布收捲。便循著來路而行。十一點鐘抵停宿川上。依舊用那樹膠船板把各人渡了。杜番在路上弋取兩隻鶉鳥。各重二十餘斤。沙毗與各人宰了他一隻。七人都飽餐一頓。將那殘骨飼了符亨。遂起程入陷筭林中。選一條路從前來往行過的大踏步。望著石壁而進。所過茂林。不似法人洞附近之繁密。有幾處并無大樹大木。日光所照。春草如褥。野花似錦。又有百合數株。高三四尺。隨風拂舞。嬌態迎人。俄敦素好研究植物學的。因在此尋出幾種有用的草木。一是可以造酒。一是可以製茶。他們法人洞內。於此兩物。方將告乏。俄敦因命各人取了許多種子。帶歸培植。及下午四點鐘。到了惡蘭岡北端。自此循壁而走。南行二邁。見一條細流。自壁腹迸出。奔向東方。這就是徒江川源頭了。俄而日已西斜。各人知今晚斷不能趕回洞去。因決意在此流南岸。卸了行李。沙毗與其他童子。正在料理晚餐。俄敦與巴士他兩人。在左右近處。徘徊瞻眺間。忽見那邊林中。約略有一大羣動物。蠕蠕蠢動。嚇得兩人噤咬一聲。退了幾步。

欲知兩人所見果是何野獸且等下回再表

文苑

詩界潮音集

辛丑歲暮雜感

崦庵

黃金虛牝苦蹉跎。人海浮沈感逝波。並世頗憐才士少。傷心應比古人多。鵬搏暫息培風翼。駒過原無返日戈。休歎盛年處房室。明朝髭髮向陽阿。

猛憶西歐前世紀。民權勃萃鬱雲雷。風潮東簸羣雄出。河嶽中原兩界開。戎禍早聞江統論。漢廷空老賈生才。昆明池裏多餘燼。應有胡僧話劫灰。

紛紛幾輩自清流。豎子英雄貉一邱。壯志未忘陶侃甓。他鄉怕上仲宣樓。故應蹈海羞秦帝。似說中朝泣楚囚。滿目山河風景異。浮雲西北望神州。

興亡與有匹。夫責溫飽原非志。士心鷹未下。鷄思一擊駿。雖市骨值千金。劇憐座上焦頭客。誰識隆中抱膝吟。三十功名應未老。黑頭不受二毛侵。

霜華壓瓦怯嚴寒。百草披離歲向闌。萬里江關羈縻信。漫天風雪臥袁安。繞枝自笑南

飛鵲對鏡還悲獨舞鸞。最是少陵懷弟妹。故鄉燈火夢團圓。

某君得官感賦

六榕客

草草斜封墨未乾。向隅今得滿堂歡。喧傳文字美新頌。頗識威儀舊漢官。飽死侏儒才斗粟。登場優孟好衣冠。羊頭羊胃君休笑。難得將軍禮數寬。

酬蔣觀雲

劍公

一佛居然出世來。現身說法講堂開。阮狂賈哭歸憂國。虎跳龍拏識異才。惠我札書珍

白璧感君琴劍老。黃埃風濤廿紀蒼生厄。接手齊登大舞臺。

蟪蛄著耳太嘈嘈。風雨鷄鳴氣自豪。變舊姓名脫張祿。君屢易其名號創新哲學偉盧騷。乾坤

浩氣期撐住滄海橫。流誓挽牢他日相逢無物贈。風塵擬解慕容刀。

白雪陽春和者稀。茫茫我道竟安歸。元黃血戰黑龍死。魍魅鑽人白日微。蒿目衆魚游

釜泣驚心一鶚背。天飛蛙居井底私憐惜。無限飛揚願屢違。

總緣腸熱痛聯俄。淚濕眞丹破畫圖。敢說度人先度己。生當爲俠不爲儒。犧牲覺世書

千冊。湖海論交酒百壺。特發狂言煩記取。男兒要鍊鐵頭顱。

暮春禱咏

同

十日不出戶。落花一尺深。笛聲何處來。妙哉此雅音。頓然澹我慮。白雲空古今。一切無礙法。一切無礙心。

柳絮急飛雪。十萬狂風散。最怕斷人腸。遠望登樓嬾。爲憂衆生苦。衣帶日以緩。區區方寸地。佛子已充滿。

無思亦無慮。無著亦無住。爾許大自在。不自知其故。世界外世界。一朝神若遇。笑對青燈說。汝即菩提樹。

人生非木石。當作世光明。以太塞兩間。念念能出生。峽蝶飛入室。繚繞若有情。捲簾放渠去。憐愛交相并。

細讀華嚴經。始覺昔年誤。面壁參平等。焚香消外懼。虛室夜生白。明月窺我坐。圓鏡妙莊嚴。至理可以悟。

慈悲是淨土。忍辱即道場。三界惟一心。是非本無常。靜言天下事。淚下何淋漓。我蠲濕熱中。憂患安可忘。

臨池觀遊魚。水深魚涵泳。魚遊水因緣。水流魚究竟。心垢衆生垢。心淨衆生淨。欲知此
中意。須具菩提性。

贈任公

劍門病俠

國命今番逢不辰。交鄰變法兩無因。他年天地看新造。億兆同胞待此人。

贈觀雲

同

奔走江湖一客寒。苦心常愛濟時艱。願君漲此大願力。莫但區區文字間。

贈君遂

同

耿耿忠懷莫見明。封章不達拂衣行。欲將痛哭回天地。千古同心有賈生。

遠遊

哀志士之去國也

楚

青

若有人兮海之濱。朝嘗膽兮昔臥薪。大宛之馬九真麟。肉眼不識反生瞋。橫絕地維迄
天垠。愈知吾國尙有人。滄海波翻血淚新。風雨如晦雞嚮晨。吁嗟同胞無病呻。震雷驚
破萬劫塵。海枯石爛磨精神。天生偉人自有真。歸來歸來海外身。旋乾轉坤雲雷屯。沈
沈大陸一朝伸。仁人澤流被千春。

中國近事

◎要事彙志 御史徐德沅臚列多款。嚴劾陳璧。其摺已交鹿傳霖查辦云。

聞榮祿面奏太后。有開復翁師傅官職仍請內用之說。

外務部尙書瞿鴻禨奏請。政務處于關涉內政外交之件。均應通知各省督撫。俾辦理交涉案件。皆可遵循。以昭劃一。

天津已定于八月初九日交還直督收管。

近日中俄兩國因滿洲撤兵之事。屢有密電往來。其電云何。無從探悉。惟俄國仍毫無撤兵之意。

大學堂工程將次告竣。擬于七月招考。聞先以三百名爲限。蓋其地並未擴充。不足容五百人也。

桂撫某得缺。並非內監之力。實由某公使力荐。蓋欲其助已成廣西礦路二事之經營。某大臣近在太后前保奏李文忠長公子伯行京卿。謂其辦理交涉等事。大勝文忠。且

列邦亦均佩服等語。

袁慰帥近又爲某侍御所劾。大致謂其任意更張。無裨實用等語。摺留中未發。慶邸亦被某侍御參劾四款。太后以摺中所言面詢軍機大臣。業經諸大臣代爲表白。徐侍御頃近日所上兩次封奏。均係條陳時務。其中有利民教益民捐之策。尤爲切中時弊。

雲南有礦山八十九所。現歸英法兩國人開採。以六十年爲限。

宗室人員向無簡放道府之例。近經宗人府吏戶部議准。與部院京察一等人員一律簡放。

御史黃昌年日前上一封奏。係請皇上親御經筵。并歷引前朝聖訓。擬請每日先行御筵而後辦事。其摺中并有一切引見召對等事。皇上一人自能辦。太后倦勤之年。極宜節勞。願養云云。措詞得體。而用意甚深。太后閱覽之下。并無可否。惟將其摺留中云。

◎賄賂風行 月前俄國耆親王游歷北京時。携有珍玉奇石等物。遍賄富道。此各國人所共知者。乃據所聞。謂當時某邸亦曾受其重賄。蓋俄人擬擠袁宮保去位。而易一

俄黨也。某郎自德國抽回鴉片一案。德國嘗因鴉片稅事嘗許重賄某郎今已不復如前約納賄矣財政頗形支絀。故勉受俄賄。爲一時權宜之計。無如受賄後無力足以去袁。日前商諸軍機大臣請將袁官保調補陶方帥之後任。而軍機諸公亦暗暗不敢出口云。蓋袁久恃英日爲後援。他人固不得擠而去之也。

◎密策蒙古。袁官保近圖蒙古事。密上一摺。大畧分爲五綱。第一謂蒙古爲北方屏藩。當與東三省并重。行政諸法。自不得不與東三省同時更改。即應新置督撫大員。并以忠勇耐勞之士任爲補官。其制一仿各直省。第二宜隨地隨時招屯督標撫標提標各軍。第三宜設交通機關。俾行政及其他事宜得以措手。第四獎厲農業以資民生。第五凡有無端崇拜洋人。妄肆紛擾者。宜處以嚴刑。又附片請設法嚴拒洋人在內地致惑愚民云。

◎會議商稅。呂盛兩大臣暨英使馬凱君在鄂與張制軍所議商稅事宜。茲據所聞列後。加稅免厘一欸。現議定稅則。加至值百抽十二五。而裁去百貨厘金。止留鹽厘土厘兩大宗。均自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爲始。開內地作通商口岸一欸。聞議定添

開安慶長沙萬縣惠州四處。此外馬大臣又力索三款。謂中國如允許。則從前所定之商約可以作廢。其三款即（一）依英國之意。改定礦務章程。（二）推廣光緒二十四年總理衙門所特許之內港行輪辦法。（三）援引道光廿二年江寧條約所載。准外人得雜居各城鎮。張制軍相持既久。亦開出兩款。向馬大臣指索。（一）為收回治外法權。（二）為清查教務。馬大臣皆不允。磋磨許久。乃議兩款如下。（一）英國允俟中國改定法律及裁判章程後。將僑居中國之英國人。由中國管轄。（二）允各省特派專員會同主教。清查教務。妥籌辦法。前兩款議妥。乃允英國以下開之三款。（一）儘一年內中國採取英國及印度與其他各國現行之通共開礦章程。自行修改向來未臻盡善之章程。（二）允內港行駛小輪。而廢去永租地皮之例。概以二十五年為限。（三）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內所載。許外人得雜居城鎮。茲不復提及。而可以推廣外人居住之界址。以上諸款。均已商議妥洽。俟奉到各本國諭旨後。即可定局。

海外彙報

半月大事記 西歷七月
下半月

▲十六日路透電。俄皇與意皇在克拉斯惱斯羅閱看兵操。兵隊凡三萬八千八百名。俄皇嘗率帶御軍由意皇前過。

同日電。英杜開戰時。所有降英之杜人。現被守戰之杜人怨恨。并虐待之。

同日電。倫敦人民因英皇聖躬日愈。皆轉憂爲喜。再定加冕之期。人亦樂于聽聞。現在倫敦通城已由工人收拾。忙碌亦較前無異。將來熱鬧當不少減也。

同日電。的芬沙爾公爵在上議院宣言。沙侯甚欲其爲聯絡黨領袖。

▲十七日路透電。澳大利亞總督亞達羅利。刻已補授杜蘭斯哇總督。

同日電。美國將軍司密甫因命兵士殺戮沙媽地方土民。使該處變爲荒土。已由營務處提審。請于美統總撤任示懲。

同日電。官場述稱所有到英慶賀加冕各兵艦。准于八月十一號在斯必克地方會

齊。以待操演。

同日電。英首相巴科初次至樞密院辦公時。張伯倫亦在焉。惟不知秋季之前。樞密院人員尙有變更與否。農部大臣哈伯利將來或有補授戶部大臣之望。

同日柏林電。意國威尼斯古鐘樓之墜。環球中莫不惜之。德皇特致電意皇。以表惋惜之意。

同日電。俄皇近以總兵崇銜贈與意皇。

▲十八日路透電。俄國政府布告云。俄國現擬與凡預白老司兒條約各國立約。保護各國商務。嗣後政府于商人出口貨物費用。不得幫助。及有聯行情事。庶免貨價跌落。以致虧本。

▲十九日路透電。英皇加冕典禮。定于八月九號舉行。

同日柏林電。美政府現已與教皇將非律賓教門利權議妥。

同日電。西班牙鐵路工人近有停工罷市之意。

▲二十日路透電。英首相巴科近在孚爾漢會所宣稱沙侯退位時。吾英與其他各國

均甚和好。惟非洲之事。不免爲歐人所指摘。本大臣所望從此當亦可以無言矣。人雖以英國不應攻打自主之人。然以將來吾英如何看待杜國。使其自定律例觀之。即可知吾英之美意矣。巴君又言沙侯雖已退位。然仍不改其政令。

▲二十一日路透電。有逃難之杜人九百名。近由葡京遄返南非。

同日電。英兵隊克連尼參及高而士地廉士葛治三大隊。近由南非洲回國。今已行抵首田姆香港。

同日電。沙侯前禮拜五在克非而脫地方某園聚會各大臣。到者有四五千人。內有印度親王及各藩屬官員。各國欽使上下議院人員等亦與斯會。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外務大臣克蘭朋君近在議院述稱英法在威瑪交涉之案。現經公正人判令法人賠償英金九千磅。克君又稱予并未聞及意法西班牙三國定約管理地中海及非洲摩洛哥地方之事。

同日電。据晨報云。近者暹羅之交涉。甚有碍英法兩國交誼。亟應彼此表白。庶免互生嫌隙。

同日電。有英兵一萬名。于上禮拜由非洲多辨地方乘輪返國。

同日電。某德報近著論說力勸德國與英國宜益加敦睦。

同日倫敦電。美政府已將美國在非律賓一年內商務若干查明。計共值洋五兆圓。當該島未歸美國版圖時。不過九萬四千圓有奇。惟軍需不在其內。

▲二十三日路透電。近傳聞英戶部大臣克斯必治君須留任戶部。以後國用冊告成。因同僚請其清理從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起一切國債云。

同日電。杜將寶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近由南非洲啓程前往歐洲遊歷。

▲二十四日路透電。英首相巴科近在下議院言及英政府現已將俄人所擬聯保商務事宜核議矣。

▲二十五日路透電。近因美政府有將以瑪克斯島給與路士希爾統領之說。故日本曾派遣專使乘坐兵艦前往該島。曉諭島民。謂美政府此舉甚屬無謂。蓋日本已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將該島收入版圖矣。據華盛頓人言。如日本人現在瑪克斯島開墾。則美政府未必佔守此島云。

同日電。英外務大臣克蘭朋君。近在下議院稱本政府將使英法德各國寄往中國郵件。一律收費。

同日電。英國某某三大臣近奉使前往南非洲。考查杜國軍律衙門審判各案。以便覆命將各案發落。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皇在御艇召見大臣時。將所定八月九號舉行加冕典禮榜文簽押。是日各銀行均議放假一天。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克斯必治君近宣言曰。下次國用冊須將國內各稅減輕。其議減之第一款即百姓進款稅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斯丹達報稱英皇加冕典禮。雖定八月九號舉行。然御體傷處尙未痊愈。步履仍形不便。想屆時祇可勉強從事耳。

同日電。紐約某某兩報頗以路士希爾統領佔守瑪克斯島爲不然。又斯丹達報訪友云。美國已不欲與日本齟齬矣。

同日電。法大臣都麻君行到俄國。將法俄在東方情形陳于俄皇。及武備水師各部

大臣云。

▲二十九日路透電。俄皇前曾派遣某親王查辦本國中部亂事。旋據覆奏。謂該會黨或扮爲和尚。或扮作香客。煽惑鄉民。謂地方恐有分裂之虞。聳使謀反云。

▲三十日路透電。英下議院各藩臣聚議時。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君到會演說曰。今日各藩大臣聚議。實英國聯絡各屬國之要着。又稱英政府甚願守南非洲和約。亦望杜人勿失舊來之習慣。與英人同心辦事。使南非洲日即繁榮也。至開礦事宜。英政府并不干預。但須抽礦稅以補兵費耳。苟杜國進款。除國用外。尙有盈餘。則可預先借款以償兵費也。杜國如能自立政府。英國亦必不阻撓云云。

同日電。俄國某報稱俄國在高麗政策。現在正好着手。蓋高麗國勢。俄人已能熟悉。且較之日本消息靈便云。

▲三十一日路透電。近聞美政府不允某某等國要求中國以金賠款。有議將此事送到荷蘭海牙議院核議云。

餘錄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壬寅之夏。留學生吳君敬恒。因江蘇江西浙江三省自費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適蔡公使鈞峻拒咨送之時。吳君乃擬長函。反覆婉轉。百計懇求。並聲明由在校學生五人互保一人。先在使館出具保證書。留存備案。以取公使之信。函草甫屬。時本國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京卿汝綸。爲調查日本學校一切事宜。奉命來東。一日京卿臨清國留學生會館。吳君亦至。當出致公使函與京卿婉商。京卿頗以爲然。然詞氣之間。實鄙夷公使。心知難成。勉允代達。是日留學生至者章君宗祥等共十餘人。爲中歷六月初九日也。

十四日京卿致吳君書云。

稚暉仁兄宗大人左右。前日大札。未轉交使館。至所謂五人送學堂。蔡公使已允可。惟屬照尊議。取五人環保。與名單并送。謂是使館舊章。謹奉聞。即乞賜交。以便轉達。外有京城中寄張執中金伯平一書。茲併呈上。乞轉交爲荷。肅頌道履不具。汝綸頓首。六月十四日

吳君得書。奔告入校諸君。遂由章君宗祥等二十餘人同簽印。繕就保證書。其八紙。送小石川區第六天町伊澤邸。由吳君振麟轉交。其一紙。第二日由章君宗祥携交京卿寓邸。

數日不得命。二十一日傍晚。吳君復謁京卿所。京卿繕函告使署吳參贊。命吳君持催。吳君懼使署官人之不易見也。先晤學生監督夏部郎。偕復部郎言。余已滿職。不能過問。惟昨在使署。聞此事。公使已行文參謀部。今日不見吳參贊。亦可。吳君唯唯。即覆京卿。並告入校諸君。皆懼慰。以爲風雨着屐。道路泥濘中。奔走數十次。可償其願矣。

附吳京卿致吳參贊函

瀚濤仁兄宗大人執事。啓者。弟前爲星使言。有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其證書已送星使。承允於暑假前送令入學。今聞成城學校後日即行放假。此諸生若得假前入學。尙得隨同教師旅行。多所獲益。若欲假前入學。似於本日即應請星使面送。乃能趕及。爲此奉函左右。敬懇即爲轉達星使。俾諸生得遂其入學之願。至爲感荷。手肅敬頌台安。滬暑惟慎重珍衛不宣。宗小弟汝繪頓首。六月二十一日。

詎二十三日晚。京卿又致書吳君云。

稚暉仁兄宗大人左右。參謀本部復蔡星使書。謹奉呈一覽。肅頌台安不具。汝繪頓首。六月二十三日。

附參謀本部覆蔡公使書

敬覆者。頃接來文。現由在京貴國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備資斧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等因。准此。惟向例進學均由貴大臣保送。方准進校。今據來文。似有稍與向例不符。仍請貴

大臣。進行保送。以符向例。是爲至禱。專覆願隨時社。再成城學校。現值歡快之期。一俟敵愾九月初旬。再行開課。此時未便即准進學。順此附達。蔡欽差閣下。署理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青木宣純。日曆七月二十六日

吳君再四循誦。不得其解。但知暑前進校。不能如願。如此而已。然終不解公使何以忽將保證之留學生。向參謀部保送。又疑原咨所敘事由不明。故參謀部無端誤會。又想公使不難輕輕駁正云。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之學生鈕瑗等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係向本大臣處保送。故本大臣准爲咨送貴署核與向例相符。請煩查照施行。俾遂入學之願。是爲至禱。如此則入學一事。諒已穩固。又疑既已駁正。公使何必以復書擲示。而京卿又何以不贅一詞。遂又疑送校之事。京卿與公使。皆不過虛與委蛇。如諺所謂推死人過界。故謬其詞。以得一駁。即可間執學生之口。吳君懷數疑。夜深持示同作證人之章君宗祥。不遇。言在吳君振麟處。又馳數里。晤吳君振麟。又求解於同爲保證人之胡君爾霖。曾君澤霖。皆莫名其妙。遂約明日偕入校。諸君面叩吳京卿。

二十四日。日曆七月二十八日早。保證人吳君敬恒、胡君爾霖、莊君達、劉君勳承。入校人鈕君瑗、李君顯謨、劉君鍾英、夏君士讓、顧君乃珍、陳君秉忠、許君嘉澍。又有吳君榮聖、董君瑞熙、張君懋德、閔君灝、陸君輔、陸君爽、俞君亮、沈君綱、段君彥修、吳君宗椿、吳

君宗傑。沈君觀恒。沈君觀鼎。時方在吳君厲習英文罷。必欲同往望見京卿顏色。止之不可。而孫內翰揆均。朱直刺紘。遂亦偕去。至則京卿驟謂參謀部不准。公使不肯親行保送。吳君等期期辯之。京卿曰。公使本意實不願保送。吳君復爲迂闊之詞。論之以理。京卿堅謂我不能奈公使何。聞者皆悲憤。遂辭京卿。至使署面求公使。

至使署。因聞主張學生事者。爲文案雷夏。吳君遂告閤人曰。我們要見王雷夏王老爺。閤人曰。在山下兒住。你們去找罷。至文案室。王君兼教讀。見吳君等至。詰衆人之意。具告之。并懇轉告公使。願賜一見。王君入。久之出口。欽差告訴你們。進成城學校的事情。已經碰過釘子。萬萬不能再寫信去。過幾天。欽差當面見了參謀本部的人。再給

你們問一問罷。按此言即真。何以公使二十五日手諭又云。吳敬恒等欲面見公使。其時適有參謀本部官等在座。既其時有參謀本部官在座。何以王君又言。過幾天見了參謀本部的人。再

給你們問一問。可見全用欺誑之術。藉詞搪塞。可是成不成。不能一定。你們要見欽差。欽差說。可以不必。吳君等

益惡憤。再反覆參謀部覆函。覺京卿所言。與王君所述。離題太遠。愈弄愈錯。因思非見公使不能得要領。遂堅求一見公使。王君云。你們一定要見。兄弟再進去說。請少坐。斯時十二時向近。天氣甚熱。腹飢不得食。靜待之。三時尙杳然。無復音。衆皆面面相覷。同人均焦急。吳君勸諸君少安。王君既允。決無不復之理。公使事冗。或未得暇。又久之。有

身著洋式號衣者。怒目疾視。闊步入室。口操東音。不知云何。其人乃使署服役者。公使因洋人有積威。中國官吏皆崇拜不已。擬令其人駭吳君等出。衆皆匿笑。列坐不一顧。彼技窮乃去。少頃。又來三西裝者。戎服佩刀。參謀部之藤青少佐也。紳士裝者。外務部小林繙譯官也。短身曲背。髮半禿。微有鬚。口銜雪茄煙。尾小林氏後者。不知其爲誰。入門各爲禮。小林氏能操北京語。衆人詳告以故。又出參謀部覆書與閱。小林氏謂學生保學生不行。要進成城學校。不必定要公使保送。就是做買賣的亦好。並囑諸君取入校人名單。諸君寫交。小林氏閱畢。探囊出一紙。載五人名。皆即九人中所有。指謂諸君曰。這五個學生。是湖南監督官胡先生交給我的。我因爲福島少將沒有回國。參謀本部必不能答應。我想現在又添成九人。是一定要等福島少將回來再說。福島少將回來。兄弟和你們公使同吳先生。終要竭力想法子。吳君等聞小林氏之言。雖若可感。然再反覆參謀部覆函。覺離題益遠。愈弄愈錯。愈說愈奇。遂覺非見公使不能剖白。向小林氏亦堅稱欲見公使。小林氏持衆人名單代達。數往返。再後。門者請入。衆尾之行。出隨員室。至公使宅左。小林氏迎謂曰。公使不肯見。兄弟再三說。只允一二人。諸君候久。必欲同一見。腹飢口渴。僵立樹下。持同見之意甚堅。小林氏不悅曰。你們不聽我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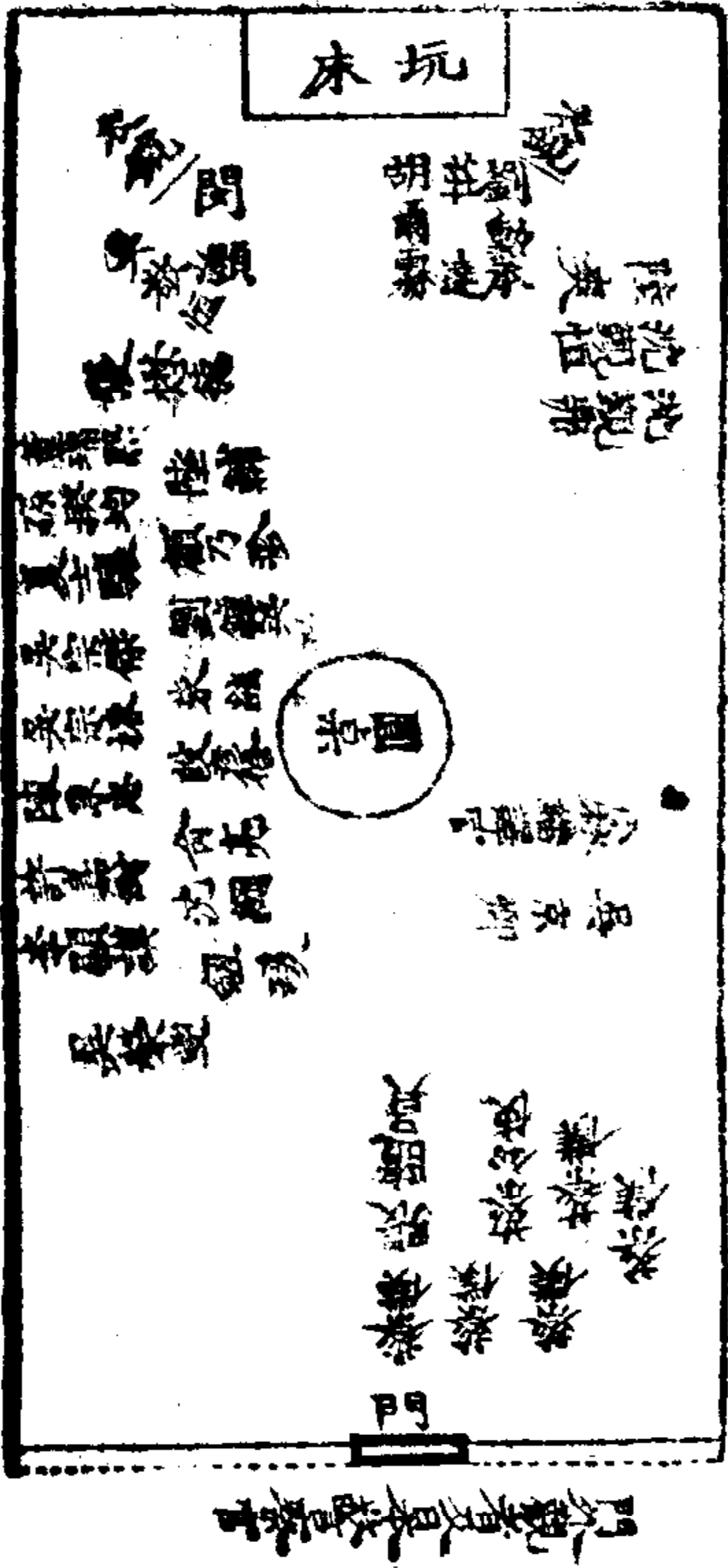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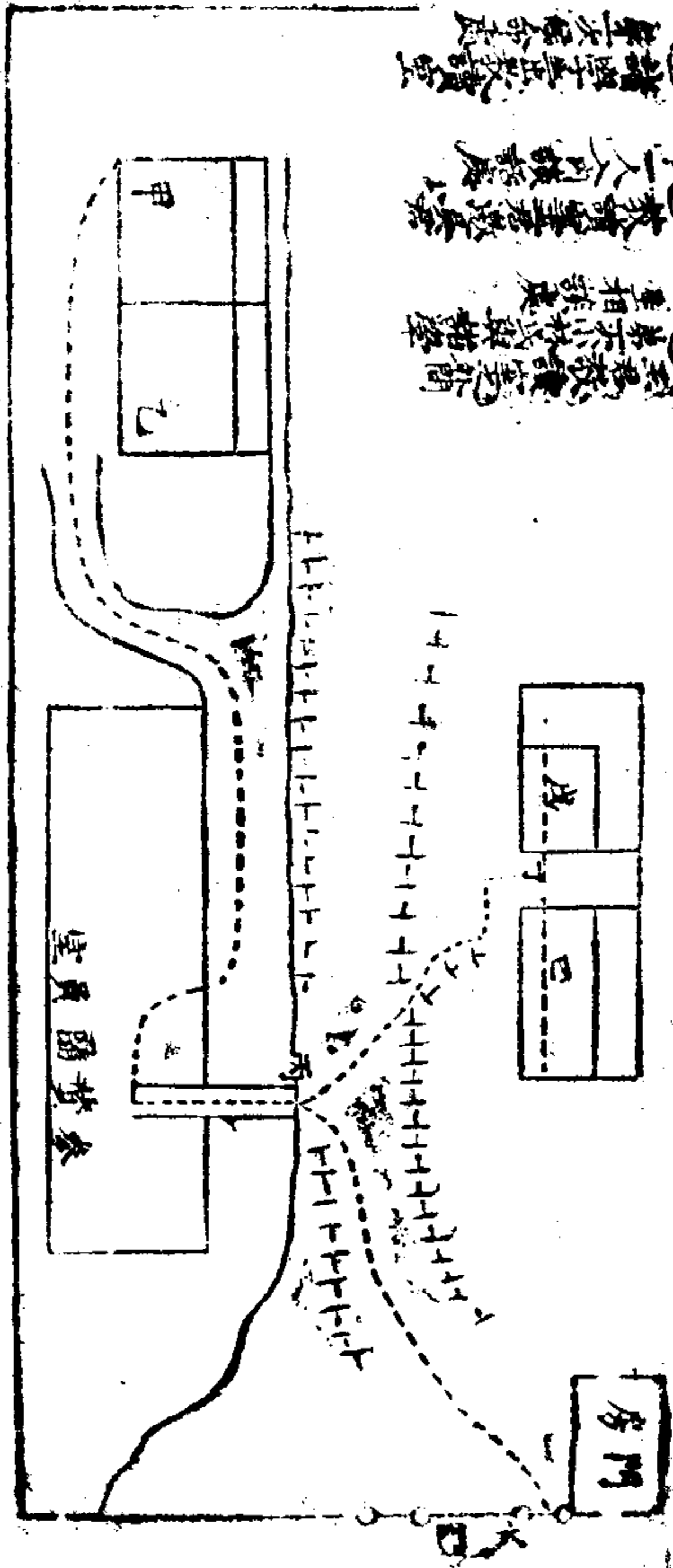
麼。你們公使館的事情。兄弟實在無能爲力。那麼我就去了。遂乘人力車逕去。諸君無可如何。徐至公使宅。伺於客室門外。冀公使得聞。或出見。久待無影響。時已五時。吳京卿忽臨。謂衆人曰。你們這時候午飯沒吃。到我廬所去吃飯罷。公使既然不肯見你們。你們有什麼法子想呀。諸人執欲見小林氏。又來。乃言進學校的學生。公使一定同他們想法子。你們要見。就請一兩人去見見罷。餘下的。過兩天再見。到底何如。諸君云。學生到此不易。公使既能見一二人。餘人同見。似亦無妨。若來而不見。見面尙如此之難。卽隱爲不肯送學之代表。但見一二人。於事本可。今所以欲賜同見者。卽望公使慨然允許。以表眞愛學生。如此而已。京卿無奈。偕小林氏及參隨二人同入。其時電燈熒熒。鐘記六時。前所述短身曲背之東官。偕一警署官來。屈指數人數而去。久之。京卿負手聳肩。由屋後快快出。漫告曰。欽差找不到。又搖首曰。欽差找不到。不知那裏去了。諸人爲失笑。須臾。小林氏亦從屋後來。謂曰。公使勉強見你們。可是你們不好有一點無禮。衆設誓。如稍無禮。卽請小林先生曳之出。處以死刑。小林氏笑頷之。遂與吳京卿先入。七時三十分餘。啓半門。京卿與小林氏夾門兩旁。諸君魚貫入。先欲坐之於洋客廳。忽計不可。又開對面華式客座。命畢入。入者共二十有六人。所陳椅杌不能容。諸君遂以

東禮沿南窗席地而坐。上遭小林氏旨。甚整列。至被捕。始終未移尺寸。附圖注明如左

- ① 公使宅門前諸學生
- ② 第二次休命處
- ③ 亦即學生被日本警察官逮捕處
- ④ 學生被擄時吳守卿及小林氏用晚膳處

- ⑤ 諸學生出散處
- ⑥ 華天保命處
- ⑦ 某書室被焚處
- ⑧ 一人被擄處
- ⑨ 某書室被焚處
- ⑩ 某書室被焚處

圖一 第 清國公使館全圖



第二圖 中歷六月二十四日 間蔡公使接見諸學生之圖

列坐甫定。公使入自室門。身着湖色紗長衫。棗紅鐵線紗馬甲。僕從紛沓。警察守門。館中參隨各員立室門外。觀者如堵。吳京卿張隨員及小林氏雁行參立。公使睥目。暗腹面發紫色。一足方踰閭。即厲聲曰。

你們要見我。有什麼話說。趕快說。

諸人皆折腰俯首。同聲曰。請欽使坐。容學生等徐徐稟陳。公使曰。

不必坐。說幾句。就得咯。

京卿亦云。說幾句。就好了。吳君長跽進言曰。前求公使保送自費學生入成城學校。蒙示參謀本部覆函。已邀允准。惟函內云。留學生自保學生。與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云云。不知此次欽使。何以不即親送。公使云。

啊。你們這話從何說起。那一天。吳先生。哼。吳大人。拿了你們的證書送進來。本大臣馬上就送參謀本部去咯。這是參謀本部不答應。有什麼法子可想。

吳君曰。此必因欽使文內叙明留學生保送之誤。祇須更正之可矣。公使曰。

向來保送學生。終要有本國督撫的咨文。或者有原籍地方官的印結。才可保送。你們既沒有咨文。我這兒又沒有辦過這種案卷。我如何能開這個端。這會子。吳先生。

哼。吳大人。來給我說。我說。咱們政府屢次說過。自費學生不可再送。這兒福島又這麼說。我很爲難。我同吳先生。哼。吳大人。再三商量。我說。既是他們在校的學生。五人互保一人。該靠得住。姑且給他們碰一碰。誰知道參謀本部一定不答應。

啊。你們要知道。本大臣從你們把保證書送來。就馬上給你們辦。又沒有一點兒耽擱。這時候參謀本部不答應。其權操之於他。如何怪起我來。

吳君等聞之。瞠目相顧。又可悲。又可笑。默計參謀部覆函。但覺離題已不知幾千萬里。愈弄愈錯。愈說愈奇。愈求開通。愈加實窒。祇能朗誦參謀部覆函。以冀一悟曰。

敬覆者。頃接來文。現由貴國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備資斧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等因。

因公使言福島少將云。自費學生不可送。故吳君於自備資斧學生九人十字再誦之。乃續誦云。

准此。惟向例進學。均由貴大臣保送。方准進校。今據來文。似有稍與向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是爲至禱。

因公使言參謀本部不准。故再覆誦曰。

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誦畢。吳君曰。參謀部何嘗不准。惟因欽使之不送耳。公使曰。

這是什麼話。你們查去就是咯。本大臣何嘗親自保送一個學生。這是參謀本部的人不通漢文弄錯的。

公使說至此。皆粲然。小林氏默然。吳君驟不知所對。乃笑曰。請去忌諱。以告欽使。如果因參謀部漢文不通。現小林先生方在座。彼實外交官。肯代參謀部擔任漢文不通之咎。學生等即當俯首無詞。孫君亦曰。參謀部既誤。欽使即不應不駁。當時甚可備文辨明。何以漫然即交吳京卿轉示學生。藉詞搪塞。公使變色疾視。孫君又曰。堂堂大日本國。難道參謀部於區區漢文。果真不通乎。公使默然。小林氏曰。可以不必說咯。這九個學生。參謀本部雖不肯。好在離開學還遠。我同你們欽差及吳先生等。福島少將回來。終要同你們設法。吳君曰。參謀部已准。何以云不准。難道參謀部果不通漢文乎。小林氏笑曰。錯是不錯。大約保送二字。平日總寫咨送。語未畢。吳京卿曰。好了好了。不要說了。吳君恍然。知保送者。下對上之詞。咨送者。平行之詞。此次公使所行之文。本爲咨送。惟使館文案所敘事由。不曰現有留學生。鈕瑗等九人。願入成城肄業。乃曰現有留學生。

袁宗祥等保送留學生九人。宜參謀部疑公使令留學生向參署直保爲有意褻慢。遂承上文而言。一則曰均由貴大臣保送。再則曰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其詞簡嚴。皆由自取其辱。乃公使不察。一見保送二字。遂引爲可恥。至毒其詞曰。參謀部不通漢文。而又攔其事曰。本大臣從來不會保送過一人。又知此意無可發洩。因作不耐煩之語曰。參謀部不准。吳京卿從而和之。小林氏因而遂之。參謀部不准一語。竟成鐵案。而且大人先生之護過。每惟恐不力。中國南面坐而冤抑。鄉愚者雖投恒河沙。不能計也。吳君又心知近日黨派之爭。少年盛氣者流。多不滿於腰金衣紫之徒。於是無可奈何。乃正言以告之曰。方今國帑奇窘。官費學生不易多派。有私費學生願出遊學。以補不足。正應竭力提倡。至於武備學生。我國重文輕武。無人肯當。幸而現在少年中明白者日多。知各國皆以陸軍爲主義。國家失其牙爪。則無能存立。又東方文勝積弱成痿。非救之以陸軍嚴肅之教育。不足以振動民氣。與列強齊抗。武事雖爲國家之務。然日本陸軍之組織。原係徵兵。既習陸軍於日本。即不可不注意於徵兵之組織。將來中國欲與各國齊立。非改徵兵無可言武事。既欲注意徵兵。則自費習武即可爲徵兵之基礎。宜鼓舞盡力若何。至公使所責。宜在原籍請領咨文。欽使豈不知我國情形乎。督撫衙門

之深嚴無諭矣。即州縣官衙門。亦豈易求乎。故皆圖其便利。不如遠來海外。逕求公使。語至此。衆曰。現在官場夤緣奔走者太多。公使曰。

這恐未必罷。

吳君曰。這不能爲我國諱。現在官場夤緣奔走之人。所在皆是。學生等亦有能向督撫乞得咨文。所以不屑者。近頃出洋之風甚盛。官場每有請咨游歷。逗遛旬月。便充洋務人員者。將來捐免出洋。捐免卒業之事。又難保其必無。故不願在官場請咨。其苦心當爲公使所深諒。公使曰。

可不是。我深知道你們自費生的難處。我亦很願意你們來進學堂。長些學問。這時候國家艱難的時候。你們有點學問。自然能同國家出力。所以往常學生們來請見。我終見他。同他長談。我想學生們常常來。亦可考察考察。好的就給獎勵。不好的我亦可以知道。所謂以人事君的意思。

諸君曰。今日學生等來求見。自午後一時至八時。始獲賞見。殊覺困難已極。公使曰。如果你們分着來見。亦何妨見見。但是你們這麼些人來。我如何能見。

吳君曰。學生等別無所求。但求咨送入校。五人互保。已蒙欽使允行。此次願進成城學

校之九人。固欲求公使迅賜重行咨送。即以後續來者。亦當照五人互保例。俾能入學無阻。公使曰。

我終沒有什麼不肯送。倘參謀本部不肯。我亦沒有什麼法子。

吳君曰。學生敢冒忌諱。以告欽使。欽使若於當送之學生。任參署不准。即爲盡力。如此亦無貴有欽使。但有欽使之貴。價已足。學生聞諸古訓。使臣者折衝樽俎。苟有不便。爭之惟力。今日雖有小林先生在座。不便深言。然大日本國既知與我國有唇齒之誼。必望我國有人。我國時事正艱。交涉匪易。倘有應爭之事。定當隨事力爭。就切近而言。即與大日本有所爭執。必當以理力爭。無所退讓。爭之不可。宜明進退之節。諷勵盈朝。即可翛然遠引。以讓能者。公使聞此。勃然急應曰。

那很好。我服官三十年。什麼官都做過。你們當我真戀棧麼。本大臣因天恩高厚。沒有法子。罷了。你們在這兒不是說話。盡是擡杠。這算什麼意思。

去年就有一班學生到公使館。竟把公使混罵。本大臣從前做過鎮江道。去年學生內有一個姓朱的。還是我的部民。我在鎮江的時候。他還止有十八九歲。他那一天一見。就雷了口叫我相甫。

諸君曰。我僑是來求錢使送入學的。並且守了小林先生之約。一點亦不敢無禮。公使曰。

罵是由他罵。本大臣從前在德國。在英國。在法國。常看他們的新聞紙。連他的總統都要罵。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

吳君曰。欽使不去官。因爲天恩高厚。學生便不敢附和。公使大怒曰。嗚呼。天恩高厚。你還不以為然麼。還有什麼話對你說。

吳君曰。請公使毋怒。以我國聖賢古訓而言。普天率土。誰非蒙天恩高厚者。公使乃盡職之官。苟能盡職。盡人可爲。豈有高厚之天恩。獨私於公使之埋。今欽使因爲公使而念天恩之高厚。似朝廷以公使一官爲天恩。獨高厚於欽使。頗非朝廷之盛德。故學生不敢附和。欽使之言。公使聞之。怒雖甚。姑默然。

吳君又曰。詬人罵人。雖於路人不可。何況公使。至於極言諫諍。時當叔季。正當提倡此風。即敬謹至於事君。所謂忠焉而誨。勿欺而犯。孔子之言。斷非給人。孟子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我國滔滔皆賊。故國事日以頹敗。學生

等雖不獲諫諍於朝廷。而就見長者。亦不敢唯阿取媚。以隨人後。故欽使當爲諍臣。學生於欽使。願爲諍學生。此次吳先生來日考察。亦何等任大責重。尙冀欽使與吳先生。痛洗官場敷衍舊習。

即如留學一事。所來學生。不患其意氣過高。但憂其品行卑劣。時勢至此。正不宜敷衍謬論。藏頭蓋尾。爲無謂之忌諱。同文滬報曾載袁總督之言。雖不能審其虛實。而議論至爲平允精確。其言曰。有人問袁督。蔡使以密書阻留學。其事備否。袁督云。其書大抵不實。至留學一層。中國尙無學可學。不能不借資於日本。若憂至日本。將浸灌於平等自由之說。則豈知平等自由之理。歐美實以之立國。即禁學生不外游。能禁譯書不內輸乎。吾意平等自由之說。苟利用之。安知不有利於國家。吾所慮東游之學生。惟冶游飲博。爲可念耳。以袁總督之言驗之。某公子則爲踰閑之行。某軍人等則好窺鄰之女。留學生名譽之墮地。將由此輩。欽使極當注意。不必全於開敏之士。深加遏抑也。當吳君暢陳右說。公使方有所思。如不欲聞。吳京卿小林氏並止吳君。勿於題外着議論。吳君唯唯。遂申前說。欲公使許三事。其一。嗣後學生。有願入成城學校者。尙得安實。

留學生五人互保。公使即應咨送。其二。既已咨送。日政府無故咨駁。即應力爭。其三。力爭不應。嬰之以辭職。小林氏以爲辭職之言。非學生所當出。吳君曰。誠是。然以先生之明。不難知我國官場之習。僅僅言力爭。安知公使之左右。異日並未力爭。不謬以力爭再三爲對。則學生於何取證。故求公使以辭職相要者。特欲推而至於極。以表公使之能爲學生盡心耳。且以今之公使。淡於策利。爲非常人。故敢以辭職爲諷。若彼頑鈍無恥之公使。固不欲以此言聒其耳也。

語未終。見有人自後曳公使之衣者。再。公使乃發盛怒。厲聲曰。

你罵我頑鈍無恥。我就算頑鈍無恥。你瞧不起本大臣。便是瞧不起朝廷。本大臣還能同你們說話麼。

恨恨拂衣而出。口尙厲聲呵罵。其語不可辨。

(未完)